



太上感應篇圖說

輕蔑天民

箋註蚩蚩之民皆上帝之赤子故曰天民輕蔑者視之如草芥使之若牛馬也唐太宗曰君依於國國依于民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矣試思朝廷軍國大計每年夏稅秋糧凡數百萬金錢終歲之所倚賴者皆賴此負鋤荷鍤沾體塗足之民也乃居官牧民者逞志作威嚴刑聚斂賤民如糞土疾民如仇讐非但我之一身罪孽山積獨不爲國家根本之計乎夜鐘衾影平旦清明之際三覆思維通盤打算軍國之所最重者則輕之朝廷之所深恤者則蔑之顛倒悖謬一至於此此何心也此何故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輕蔑天民 行一

引經論語曰式負版者子曰使民如承大祭書曰王司敬民

附論文昌帝君曰士人居官忠君爲先愛民爲本今世大異上而卿相下而一命賄賂公行直道不立皇天震怒何況侵民膏血自肥一家扼民噤喉自謀進取不公不法不仁不義決一勝於目前結無窮之冤業劫數來時福力盡處果報昭彰若速悔心猶可免戾故顯宦子孫多不振勢位之家多

破殘上天之報昭然。苦人不自覺耳。

太上感應篇圖說

輕蔑天民 竹二



宋鄭清臣爲槐里令。虐使小民。任滿歸。民遮道唾罵。清臣以部民侮長官奏聞。真宗曰。爲政在得民心。民心如此。爾政可知。遂坐貶。附斷。夫虐民得謫。是自虐也。真宗因而斥貶之。所謂得好惡之正者。

太上感應篇圖說

輕蔑天民

竹三



林鎬莆田人爲工科給事時議開陝岱以通運載鎬
奏罷之後以別事謫龍泉丞傷寒旣歿而未殮鎬至
一朱門中枷杻者不可勝數紫袍者索林鎬善惡簿
於內善忽偏重乃諫罷役疏也于是聞主者呼云入
獄者某某變性者某某還魂者林鎬鬼使乃引鎬出
鎬問紫袍者爲誰曰宋參政范仲淹也驚而寤
附斷爲朝廷生一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此中外
便宜一切報罷所以爲賢相也一疏之力至此况躬
活數萬者乎

太上感應篇圖說

輕蔑天民 竹四

箋註國政者。朝廷之大權。天下之公事也。蓋祖宗
勩業艱難。事無大小。必爲久安長治之計。爲人臣
者。當恪守成憲。行所無事。爲國家養和平之福。若
喜新惡舊。率意更張。非但得罪於祖宗。得罪於君
父。抑且得罪於天地鬼神。意在求福。禍且不測矣。
古來擾亂國者。非止一端。有竭志盡忠。急於求治。
本欲興利除弊。更絃易轍。以圖立致太平。却因不
知大體。不諳經術。輕信好事之人。喜聽偏枯之說。
法愈變而愈紛。事愈繁而愈壞。殊不知古人云。利

不什不變法。又曰。一法立。一弊生。又曰。有治人。無
治法。當創制立法時。件件自有深意。苟可相安。萬
勿紛擾。是在爲政者隨時補救。則法可常行矣。又
有恃才妄作。狹小前人。事權在我。任意興廢。正所
謂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惜。祖宗三代不足守。此
等之人。或爲聰明所悞。或爲才氣所驅。雖非爲一
己之私。然貽悞朝廷。流害天下。正復不淺也。更有
不肖之徒。假公濟私。行險僥倖。有爲邀名者。有爲
圖利者。有爲速求陞遷者。有爲久固權位者。有爲
樹黨而市恩者。有爲相傾而自便者。種種情弊。不

一而足。始以一念濤張。繼乃百端反覆。近則爲病。一時遠則遺患數世。爲人臣者。可不知所戒哉。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朝廷若有建置更革。須要十分詳慎。何得率情輕議。蓋政貴行。所無事。有了一番施行。卽有一番擾害。况祖宗制度。詳明。有司久矣。奉行。民亦安以爲便。何必妄意紛更。或者不識大體。輕信新進。激烈喜事之人。又或者急於見才。狹小制度。務抑前人。又其甚者。始於自專。漸至紛黨。多方爭勝。此陷彼傾。則擾亂更大矣。余子俊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卽近且小。

太上感應篇圖說

擾亂國政

竹六

亦須爲百年之計。况大臣身任國政。當大利大害之時。宜斷之於一心。慎勿養交市恩。爲遠怨自全之地。聽權貴擾亂而不爲之救正。李沆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匏。沆笑曰。吾於政事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凡更張喜激昂者。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法制。纖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儉人倖一時之進。肯念擾亂斯民耶。趙普作相。嘗置二甕於屏後。每有新進喜事者。投進利害文字。皆置其中。一切不看。滿卽焚之。當時皆稱數公能識大體。他如李林甫。

廣曠騎之法。唐兵困之不振。王安石創行新法。頗
急擾民。宋家元氣從此索然。皆擾亂之流害也。
引經書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
愆。率由舊章。

太上感應篇圖說

擾亂國政 竹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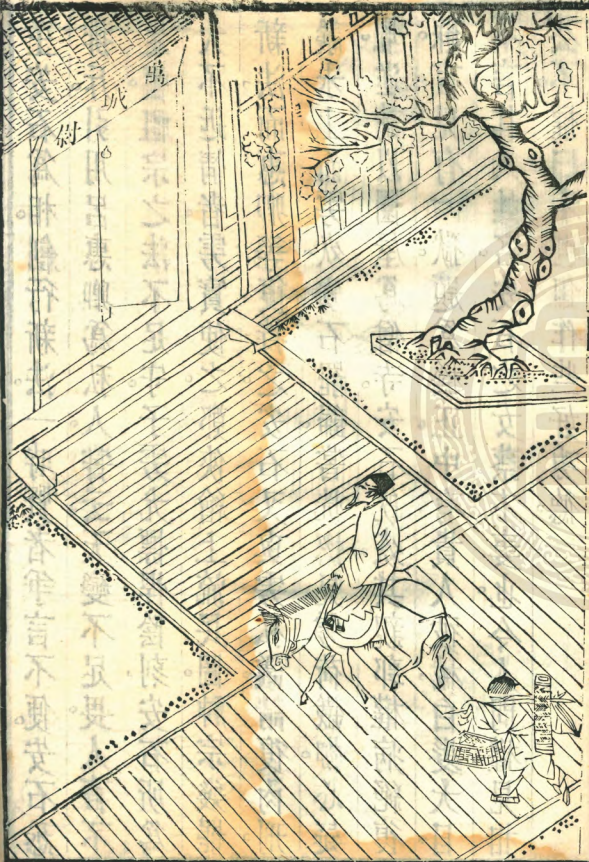


王安石爲相。創行新法。一時賢者爭言不便。安石悉排斥。引用呂惠卿爲私人。嘗云。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子雱尤慁悍陰刻。安石所爲大不近情者。雱實使之。鄭俠繪上流民圖。神宗幾罷新法。而惠卿等復持之。安石又與雱私議。請復肉刑。議未上而雱歿。安石罷歸。嘗恍惚見雱荷鐵枷。心疑懼。遂請以園屋爲僧寺。安石既歿。其親郭權病絕。復蘇。言見有一獄。題爲機正。中有貴人被械。白髮大目。不言其人姓名。安石之女蔡卞妻也。令人問權見相公不。權曰。未也。但作些好功德。

太上感應篇圖說

擾亂國政

竹八



唐溫庭筠才思敏捷好譏議時政諷刺人物喜變更
多事人皆薄之曾作詩有中書門下坐將軍之句蓋
譏宰相無學也後謫官爲萬城尉朝廷制書云孔門
以德行為先文章爲末爾旣德行有虧文章何以稱
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識時之用竟流落而死

附斷合而觀之凡變更制度之輩激昂淺露之人與
夫眩名節市利欲之徒豈可以其言論風生遂輕信
之而不疑也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擾亂國政 竹九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中陳述之說豈可以其言篇風土義難言
附題合而觀之凡變更制度之輩激昂淺露之人與
吾於負不羈之小學亦謂神之風竟流落而死
則辭許爲於文章爲末爾旣德行有虧文章何以稱
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識時之用竟流落而死
蓋事人昔載之曾并精亦中書門下坐將軍之句蓋
譏宰相無學也後謫官爲萬城尉朝廷制書云孔門

賞及非義

〔箋註〕賞者崇德報功所以示勸自黜陟之典不明舉核之事不實則直道難容奸巧易售長惡容奸最干天怒古人所以敝袴有待繁纓必惜其用意深遠矣至若疆場之上有奮力報效不獲一命之褒冒功夤緣翻蒙不次之擢功罪不明爵賞顛倒將何以服天下哉

〔引經〕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太上感應篇圖說

賞及非義

竹十



漢哀帝寵愛董賢以爲大司馬詔將作大匠爲賢營
第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悉衣綵錦上方珍寶選
物上等盡歸董氏下至僮僕皆受上賜甚至東園秘
器珠襦玉柩無不具備帝崩太后詔免賢賢卽日自
殺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籍其家而
漢祚亦凌遲衰微矣。

附斷柳州曰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嗚呼賞僭
則罰必濫其何以服人心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賞及非義 竹土

明開文選其例

所通

器衣

第土

第土

第土

第土

箋註刑者不得已而用之。卽果有罪。尙當詳審。况可濫及無辜乎。蓋上帝之德好生。下民莫不貪生。爲政之人。事權在手。筆尖所至。死生惟我。上當畏天地鬼神。朝廷國法。下當念小民愚昧。無知入井。事事畱心。時時警懼。則庶幾無過矣。後世之長吏。有不能盡然者。譬如強盜者。刑之所宜加也。乃有司本欲諱盜。而失主喋喋不休。有司本欲諱強。爲竊。而失主堅稱焚殺大戮。則因強盜而刑及失主矣。又如衙役犯贓。刑之所宜加也。乃問官欲出犯

人之罪。而被害証之太堅。問官欲入犯人之罪。而被害証之不力。則因蠹役而刑及被害矣。又如拖欠錢糧者。止不過責板枷示而已。乃爲一已考成之故。那前補後剝。肉醫瘡。嚴刑酷灸。致歿多命。蚩蚩之民。本無死法。而死刑已及之矣。亦有本人逃避。刑及其父母妻子。刑及其朋友親戚。刑及其街坊四隣。其始原無殺之之心。然捶楚之下。往往致斃矣。又如貧民犯法。干連富民。稍萌染指之念。則必因貧民而刑及富民矣。又如無罪之人。其始也本無加刑之意。乃或受仇家之托。或因賄賂之故。

或奉上司之命不敢不遵則刑及之矣又如初入仕途未能深通律例乃自恃一己之聰明賣弄一時之小巧揣摩臆斷三木妄施遇之者含冤負屈無可控告矣又如官長本無殺人之心而皂隸故打重板或打膠灣官長一時忽畧往往致死者有之矣又如酒後升堂血氣未定別事煩惱怒氣未平此時審斷公事苟非上智之人刑罰所加必有不能自持者矣又如上官衙門貪圖安逸不喜親審止據下吏招詳批定罪名或題或決一成難改後雖悔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矣又如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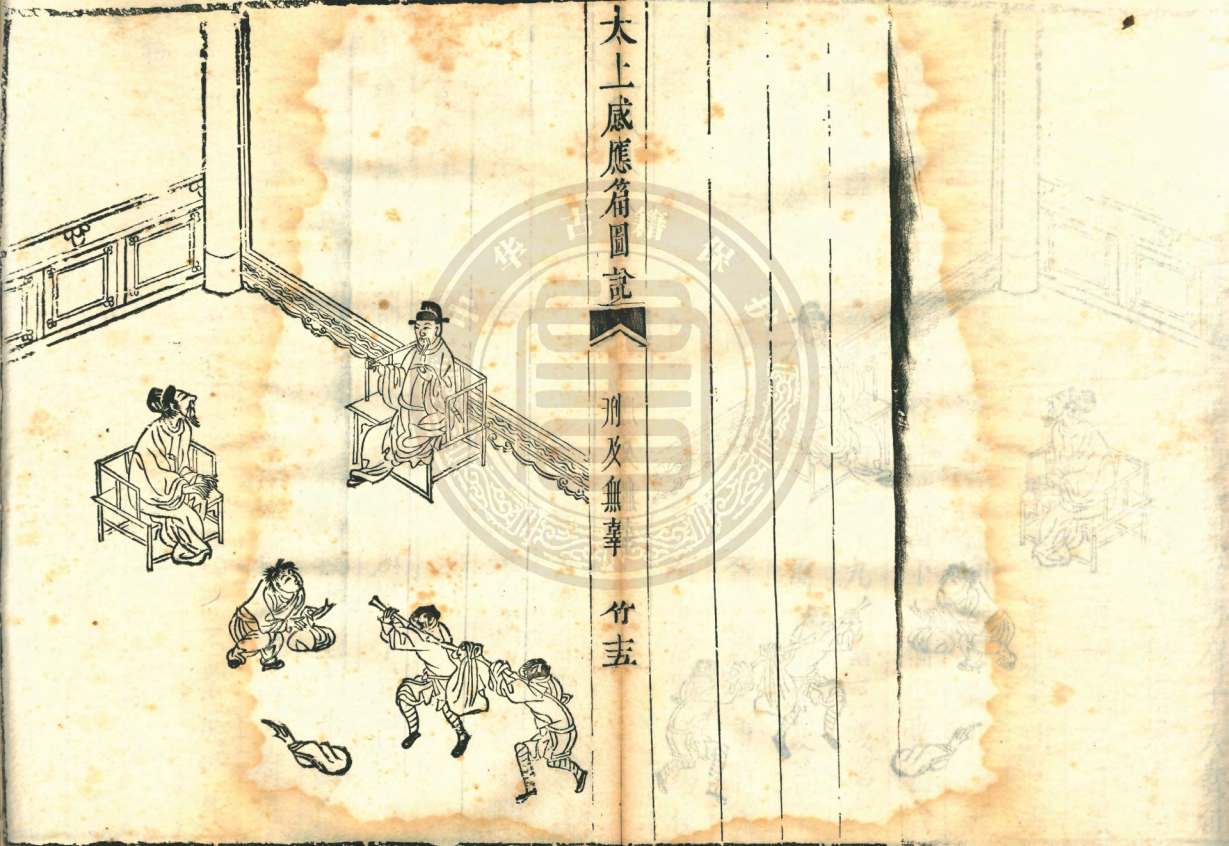
竹三

上官不能耐煩一應解審罪犯非不躬親問理止云獄重初情威嚴之下犯人悉照原供葫蘆結案殊不知下司問斷其有司之廉明公直者不待言矣倘有性情執拗者有立意淡文者有悞聽左右者有限期迫促逼打成招者有情面囑托故入人罪者有私怨小隙乘機下石者有不能聽訟潦草塞責者一時勒取口供便欲據爲鐵案每解審上官之時不許犯人改口官吏當堂囑之刑房私下又囑之禁子于出監之時又囑之原差捕役解子入等于是上司掛審之日又囑之脅之以必不改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圭



楊旬。叅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有子入試。旬
夢神告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果中第
六。次年省試。椿自夢神曰。題是行王道而王。試日果
如其夢。中九十六名。及殿試。奪天下都魁。夔州使君
請旬賜坐。令旬解職。旬乃告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
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畱下三個慳囊。乞台
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個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
個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個計萬個小錢。使君不
知所以。旬曰。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
宥罪減為流罪者。卽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減為杖
罪者。卽投折二錢。有從杖罪改放者。便投一小錢。今
日上處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十六

逸哉。四子籍文。折二錢。三箇信萬箇小錢。吏胥不
日。來當。開香。第一箇。有三十文。當三錢。第二

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畱下三個慳囊。乞台

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個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

個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個計萬個小錢。使君不
知所以。旬曰。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
宥罪減為流罪者。卽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減為杖
罪者。卽投折二錢。有從杖罪改放者。便投一小錢。今
日上處應篇圖說

楊旬。叅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有子入試。旬
夢神告曰。汝陰德有感。子必貴。須改名楊椿。果中第
六。次年省試。椿自夢神曰。題是行王道而王。試日果
如其夢。中九十六名。及殿試。奪天下都魁。夔州使君
請旬賜坐。令旬解職。旬乃告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
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畱下三個慳囊。乞台
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個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
個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個計萬個小錢。使君不
知所以。旬曰。每詳讞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有從
宥罪減為流罪者。卽投一當三錢。有從流罪減為杖
罪者。卽投折二錢。有從杖罪改放者。便投一小錢。今
日上處應篇圖說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七



盛吉爲廷尉。每至冬。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對垂泣。妻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濫及人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爲祥。後生三子。皆仕州郡。

附斷。此皆慎刑之報也。從來最易損福者。莫如刑官。而最易積福者。亦莫如刑官。吾故有取於楊盛兩公之慈祥。而於盛夫人秉燭泣勸數語。低徊讀之。尤不忍釋。嗚呼。今之執丹筆者。詎可婦人之不若耶。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文



晉王濟侍者於閤中就婢取濟衣物婢欲私之其人
 不從婢遂呼曰某人姦我濟令殺之侍者力辯濟不
 信侍者曰枉不可受要當訴府君於天濟遂病見此
 人語曰前以實告既不見理今當去矣濟婢並歿。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九



副使裴某以招撫至桂州。遣押衙樂生。同二副將往
諭西原山賊。賊帥黃少卿大喜。畱宴數日。因請樂佩
刀。以二小婢酬其直。副將疑樂生漏泄軍情得賂。潛
語裴。裴怒。繫樂生。請觀察杜正芳殺之。杜心知其冤。
涕問所欲。樂生曰。某有一子。乞授衙前虞候足矣。因
請去桎梏。沐浴巾櫛。與家人別。且言申雪地下。預為
時日以報。既就市。謂行刑者曰。勿折吾頸。折之。卽殺
汝矣。行刑者不聽。折之。卽跳歿。其夕副將在賓州。以
心痛歿。明年裴歿。是年杜方燕客。見樂生。釀酒曰。汝
冤歿。非我過也。又曰。知汝冤不能白。未為無過。遂心
痛而歿。至今樂生歿處。數丈不生草。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十

少

其

良

其

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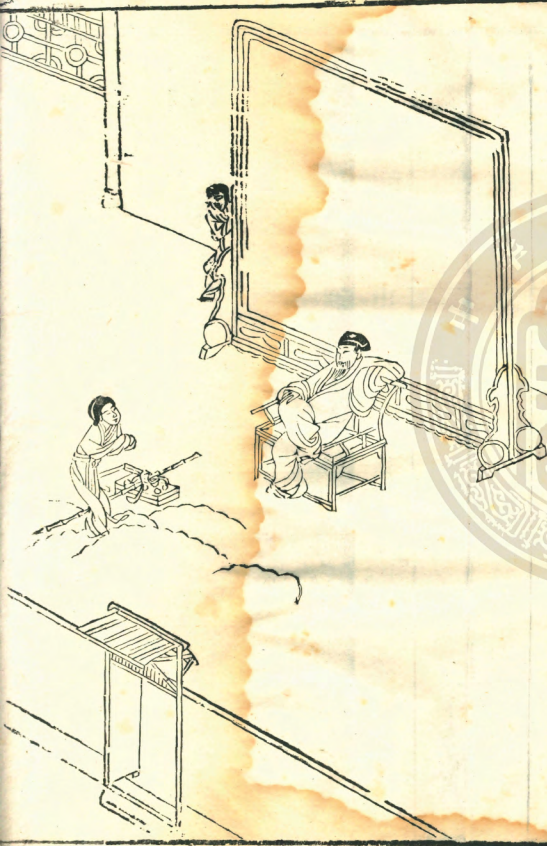
其

其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三



麻城下丑進士余士瑞字繼美。父號泗水。歲貢士。性穎異。初授漢陽學博。擢貴州司理。尋罷歸。任司理時。答一役至死而無罪。家居數年。忽見一婦人。担三榼。踰其門。叩曰。妾名杜齋娑。願隨公供侍。從他人俱不見。獨公見之。蓋心知爲鬼祟。然居恒所欲。悉如意。固將安之矣。人有造公閭者。公於懷中取珍菓給之。隨手輒應。皆杜所運而來也。鄉諸大老聞而異之。每造公。杜俱無所畏避。獨仲子繼美至。杜卽避之。公謂杜曰。士瑞不信爾。爾何不一來示以信。杜曰。三郎非善士。妾不願見也。時繼美已登孝廉矣。心憂其父爲鬼。

大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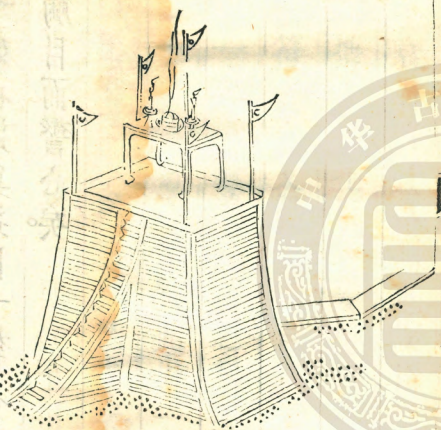
屢患年衰而將及不測也。謀所以祛之。而不敢白之。父一日携數僕。托以齊安遊省外。戚徑詣泰和謁張真人。求符水爲父解救。悉言其狀。真人無一言。引至溪處。指一碑示繼美。令讀之。繼美讀一過。朗誦不遺。真人曰。子異士。當爲子察此祟。一日忽閉目者久之。隨謂曰。無庸符水爲。茲鬼已去矣。君但歸自知之。繼美未及抵里。其父偶一日行至田庄。杜告之曰。妾貴卅謀。皂役之妻。我夫無罪。爾答之至死。妾來爲夫報仇。促爾命。爾今當數盡。妾亦去矣。不數日。余公無疾就寢。伏枕忽掩面而死。繼美歸而始信真人之言爲

不爽也。桂林學博麻城劉時盛述事載四照堂集中。附斷此皆刑及屬下之報也。蓋疑與誤同一殺也。槎與刃同一砍也。遲與速同一報也。凡世之爲帥爲令者。所當觸目而警心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三



蔡州錢舉。誣其弟爲異姓。匿家財二十餘萬。官吏皆受賄。枉斷。惟證人朱惜。始終一詞。無所阿順。後許州通判趙沂。就蔡州覆勘其事。反將朱惜枉決。斃杖下。沂從是蹭蹬。因道士裴君叟。善測冥理。請爲醮謝。叟伏地如鼯。睡。明日起。謂曰。公在蔡州。曾枉斷朱惜。杖斃。斃命乎。沂汗洽。驚怖。遂病歿。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三



太上感應篇圖說
卷之二十一
刑及無辜
竹三

聞公撫南京。有誣鎮江民周志廉窩盜者。廉富民畏刑。以賄屬權貴。請寬公益疑。竟殺之。一日鎮江郡丞盧仁上調。公袞指曰。汝何故帶囚犯周志廉來。仁茫然。公復厲聲曰。皂隸旁邊立者。廉也。是日即昏眩仆地。未幾而歿。

附斷。此皆刑及平民之報也。夫民有冤而不能伸。必待上人伸之。乃不能伸之。而反斃之。此冤魂所以不能解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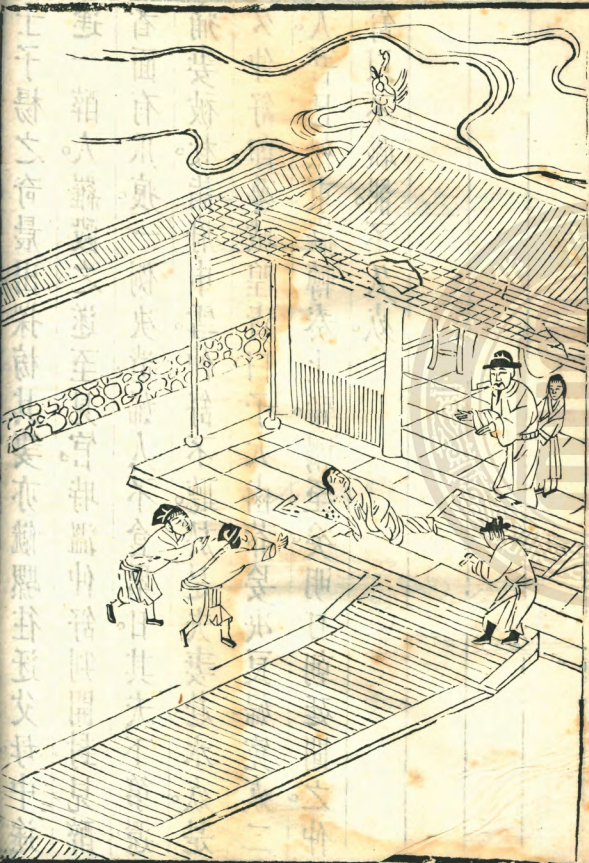
聞公撫南京。有誣鎮江民周志廉窩盜者。廉富民畏刑。以賄屬權貴。請寬公益疑。竟殺之。一日鎮江郡丞盧仁上調。公袞指曰。汝何故帶囚犯周志廉來。仁茫然。公復厲聲曰。皂隸旁邊立者。廉也。是日即昏眩仆地。未幾而歿。

士子楊之奇晨出探榜。其妻亦僦驢往逐父母。中途逢一醉人。羅毆之。遂至見官。時溫仲舒判開封。見醉者面有爪痕。一例決遣。婦人不食累日。其夫下第還。痛妻被杖。詣府申雪。仲舒不聽。於是夫妻赴水歿。是夕仲舒卽夢城隍責曰。子大鹵莽。妄決良婦冤歿二人。吾已報東嶽轉奏上帝。禍至矣。明日朝廷聞之。仲舒以不職罷。不久歿。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三



崇祿末年吳江縣民張士柏妻陳氏少寡而艾士柏
兄士松謀鬻與里豪徐洪爲妾陳氏不知也士松料
其志不可奪先令鄰姬俞姓者托故假宿夜統羣兒
啓扉擁入擄往舟中陳號慟抵死凜不可犯陳之父
陳俊訟之于縣縣令章日烱寢閣不行再訟之直指
路公振飛徐洪又賄某鄉宦飾詞以進反坐陳以罵
夫之律授指批頰繫之獄中陳飲泣絕粒者三日適
司李至聞寃而出之率陳氏等入見直指泣訴寃狀
隨卽持刃自刎血湧仆地路公急下堂拱揖許以雪
寃目乃瞑直指卽日拜疏上聞諸兇輕重抵罪士松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三

徐洪等立斃杖下縣令貶斥至郡辭任滿船鬼聲次
日成矣俞姬篤疾不滿三日亦暴歿某鄉宦之婪賄
囑託者猝病瘡痍終其身不能言時有記傳輓歌無
不歎爲異事并驚傳冥報之速如此

附斷此皆刑及婦女之報也凡婦女非淫汗切不可
輕易加刑蓋一加刑法則生平名節卽從此喪未有
不忿辱致歿者士人亦然主持名教之君子戒之慎
之

法不可查夫令嚴戒命致清其新道而亦請於
凡士林精與里蓮谷焉爲妾刑及不快也士松

吳江縣民張士柏妻陳氏少寡而艾士柏兄士松謀鬻與里豪徐洪爲妾陳氏不知也士松料其志不可奪先令鄰姬俞姓者托故假宿夜統羣兒啓扉擁入擄往舟中陳號慟抵死凜不可犯陳之父陳俊訟之于縣縣令章日烱寢閣不行再訟之直指路公振飛徐洪又賄某鄉宦飾詞以進反坐陳以罵夫之律授指批頰繫之獄中陳飲泣絕粒者三日適司李至聞寃而出之率陳氏等入見直指泣訴寃狀隨卽持刃自刎血湧仆地路公急下堂拱揖許以雪寃目乃瞑直指卽日拜疏上聞諸兇輕重抵罪士松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天



平湖馬培原。諱嘉楠。崇禎甲戌進士。授武進令。有廉辨聲。考選入吏垣。乙酉。卿命江右督餉。有藩司積蠹。留國本。侵沒錢糧十數萬。培原擒之。并貼書蔣文萃。劉憑俱下獄。業具招矣。時沈石臣。諱中柱者。係庚辰進士。與培原同里。姻好。任吉水縣令。郅托石臣求寬。培原不允。乃求茅免。解時痛責。培原許之。郅覺培原意不善。立遣人操重賄。至南都。入貴陽之幕。擬旨覆讞。貴陽復爲馳扎江右。遂將劉蔣二人擬辟。而郅國本姑從末減。時蔣劉二人亦狡黠之徒也。另倩兩人代監。給之曰。此事首犯已從輕釋。吾兩人不過徒罪。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三

結案耳。倩汝暫居。卽當來換。比旨下立斬。兩人大呼稱冤。培原曰。吾未聞臬司重犯。可以替身者。遂正法。至康熙甲辰。其事已二十年。培原亦忘之矣。正月三日。謁墓。僕沈忠。忽見青衣二人。從墓間出。急追之。不見。少憩。忠發狂。躍起。丈許。大喊云。馬老爺還我頭來。培原驚云。我自信爲官。未嘗枉一事。汝係何人。對云。我江右某縣人也。述前案始末。培原云。汝代重犯繫獄。原係汝錯。吾非受國本之賄。屈殺汝等。何爲尋我。對云。我兩人代監。原是自取其禍。但當臨斬時。呼冤哀切。公竟不顧律上。有二云。重犯臨刑。鳴冤。奏請覆審。

定奪。馬爺既係法官。不讀律平。言畢大哭。頃之。忠履
然醒。培原卽爲禮懺消解。至念一日。夢中見有批文。
舉筆硃標廿七二字。廿六日午刻。獨坐書齋。忽見二
人直入云。多謝超薦。但我已訴寃上帝。將郅蔣劉三
賊入無間獄。須馬爺到一對証耳。培原隨處分家事。
次日微疾而逝。

附斷身代重犯。死無足惜。然愚而爲黠所欺。臨刑稱
寃不爲奏理。已難免閻羅公案矣。可見刑官當局。雖
意料所不及處。亦宜留心。不然。奸蠹詭詐百出。恐無
辜不少覆盆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刑及無辜 竹三

〔箋註〕財有定分。不可強求。分中應有。不求自致。分中不應有。雖求無益。卽求而得之。享受不起。譬如刀頭甜蜜。不足一餐之飽。而砥之者。有割舌之患。况殺人以取之。王法不容。天理難宥。未有不遭顯報者矣。愚按。虐下取功以下。至入輕爲重。見殺如怒。十八句。似專指在位者而言。至於殺人取財。則是禦人於國門之外者。而亦敘列此十八句之中。蓋古來非異酷者。不足以濟奇貪。綠林曠騎。有殺人之伎倆。握符縮篆。有殺人之權柄。故其取財也。太上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竹三

如探囊。如挹注。彼此一轍也。至于下文所云破人家。取其財寶。又云耗人貨財。又曰擄掠致富。又曰諸橫取人財者。又曰取非義之財者。此皆泛指尋常黷貨者而言。則知殺人取財句。特爲爲官者示戒也。明矣。各本此條徵事。俱援引龐雜。今仍因之。

引經。孟子曰。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歎。凡民罔弗諛。是不待教而誅者也。

附論。嘗見餘貴之人。奸羨其財。乃以飛害投之。飛言中之。官利其物。而刑獄繼至焉。何其悲也。否則

上官剝下官。下官剝小吏。劫奪逼迫。千金萬金無所饜足。稍不遂意。性命隨之矣。何其酷也。又或胥吏作奸。轉易字面。偽移文卷。空中遺害。舌下流殃。但知取利。莫計傷人。于是有歿于筆端者。有歿于勞役者。有歿于會計者。有歿于流弊者。何其毒也。此其事。奸人雖優爲。而污吏尤甚。何則。權勢之地。法律施行。無殺人之顯名。有得財之實事。是以恬不知悔也。故孔子曰。苟政猛于虎焉。然則有良心者。可不慈以存心。廉以制行乎。在名教之中。讀書明理。慎毋爲貪心所誤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竹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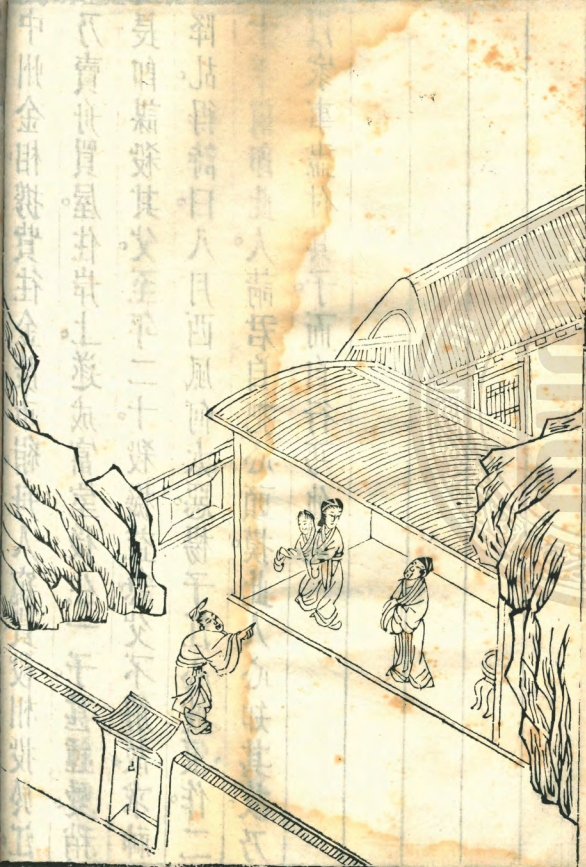


中州金相携貲往金陵市絹。舟人窺貲。殺相投於江。乃賣舟買屋。住岸上。遂成富室。後生一子。甚鍾愛。稍長。卽謀殺其父。至年二十。殺機益急。父不解故。求神降乩。得詩曰。八月西風何太惡。楊子江心波浪作。二十年前卽此人。請君自把心頭摸。此人心知其故。乃以家事盡付其子。而自行丐他處。

太上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竹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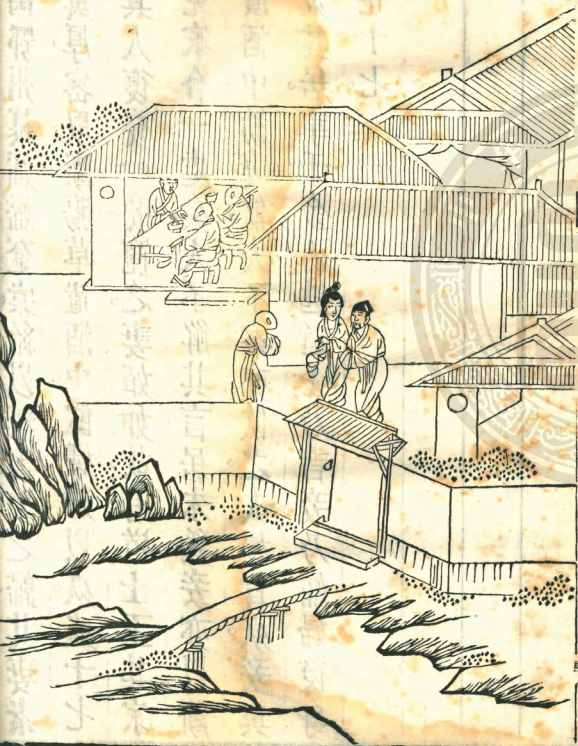


夔人寓鄂州慕孀婦查囊給以無妻娶之歸其妻素
悍伴與厚密取斷腸草置酒中飲孀婦以歿歿十七
年而其人復娶一妾寵之妻妬如故有道士至其家
指曰冤家合一處矣人不解其言居未幾妾亦以斷
腸草漬酒中勸妻飲夫不察亦飲之夫婦皆歿妾與
一婢焚其居挈千金而逃道士乃言妾乃孀婦後身
也年正十七。

太上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竹三



蘭如賓居芝川店有茶客王蘭持錢數百萬至其家
偶臥疾如賓殺之取其財生一男名曰玉童憐愛殊
甚及長輕肥酒博無所不至忽暴歿如賓痛心葬具
極厚每忌日必飯僧追薦偶有僧求食黨姓者一女
迎門曰芝川店蘭某因亾子飯僧何不往僧曰何以
知之女曰其亾子是我前身僧駭異往蘭家告之如
賓同妻往見女不出黨父母強之女曰但告曰汝子
身存及歿所費王蘭財盡否彼聞此自去矣父母以
告如賓驚愕徑去父母怪問女曰見前身茶客王蘭
也。有錢數百萬客其家因病殺我取財歿訴上帝願
太上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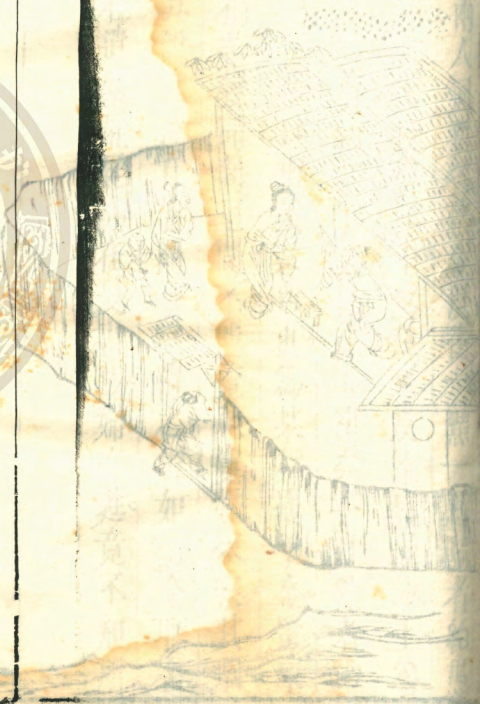
殺人取財 竹羞

爲彼子耗之今財已盡如賓亦不久矣未幾如賓歿

太上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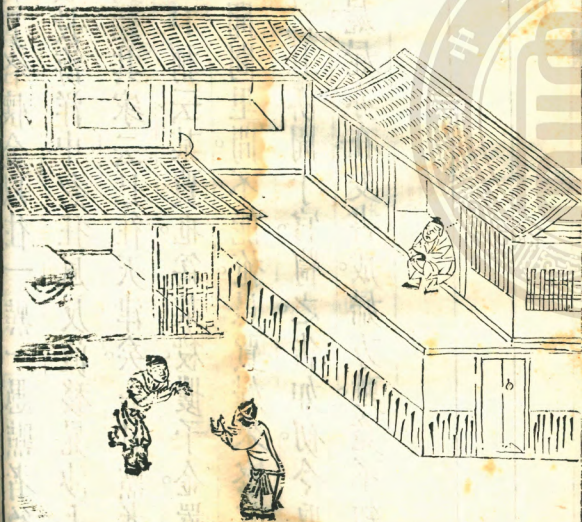
竹奚



山東有兩人同賈各懷金以往一點一愚黠者給愚者醉之刺其腹投海洋中忽狂風反流移屍沙上爲土人所埋黠賈給其家云已往天津矣一日黠者弟婦忽爲厲所憑口稱云某賈也爲某殺攫子金置床下稱冤稱苦聲聞閭里間不能掩愚賈婦來察其狀婦復詳其說且泣且訴聞于官鞫之告知初令取金金依然在遺索屍屍亦在爰書成婦方甦竟不知所說何事。

太上感應篇圖說

發人取財 竹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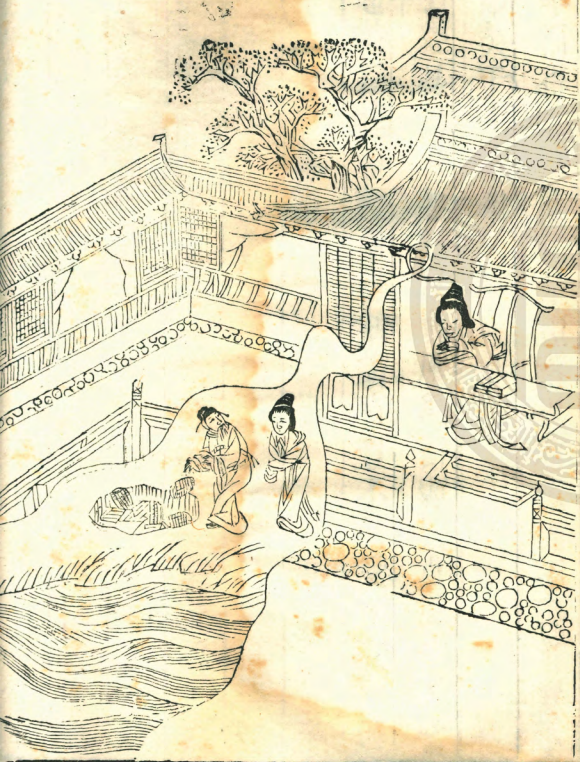
漳郡丁姓遊燕遇一壯士結為死友未幾壯士盜攀繫獄謂丁曰我有五百金藏某處君取來營救我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賄獄吏斃之獄利其金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自叫我是某壯士大罵丁伴並述為所害舟人求之鬼曰唯唯當至其家丁遂往抵家三日大叫仍述前語取鋌自落齒家人奪之取刀自傷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目睛出血流須臾死附斷合而觀之謀人之財害人之命不遇欲自家受用耳孰知仍為債主所享仍為冤家所耗而徒費數十年之提心弔胆究何益哉且夫以同舟之說生歎太上感應篇圖說

殺人取財

竹葉

之結亦不足信可以見財之流害無窮而人心之險愈不可測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領人取位 竹罕

唐宋申錫初爲宰相。頗以致昇平爲己任。時鄭注交
通縱放。擅威福。申錫欲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爲京兆
尹。密令察注不法。將獻其狀。擒於京兆府。杖殺之。
約定。璠以注方以中貴爲上所愛。欲親厚之。盡以謀
泄焉。注因報之右軍。不旬日。僞作申錫罪狀。令人告
之。曰。以文字結於諸王。圖不軌。以衣物金寶奇玉爲
質。且令人傲其手疏。皆至逼真。以獄成於內。人皆知
其寃。衆咸白奏。得謫開州司馬。至官憤而卒。明年詔
令歸葬京師。太和元年春。其夫人於堂前假寐。見申
錫從中門入。引夫人出城。至澆水北去數里。至一墟

太上感應篇圖說

個人取位

竹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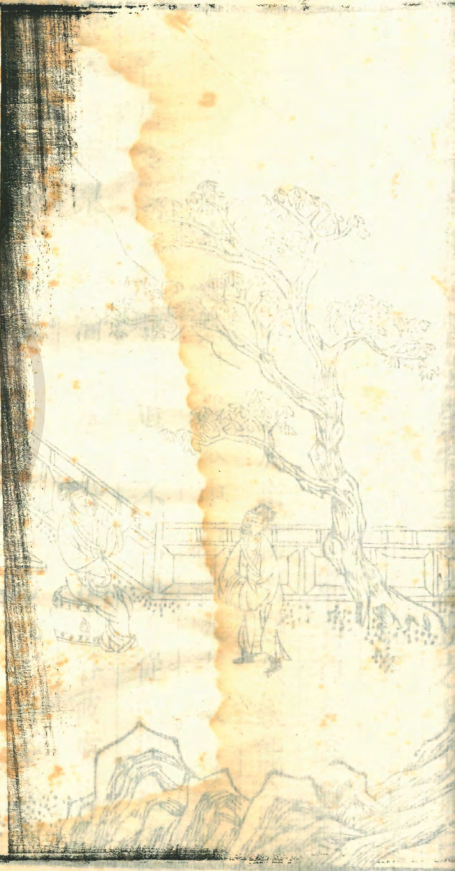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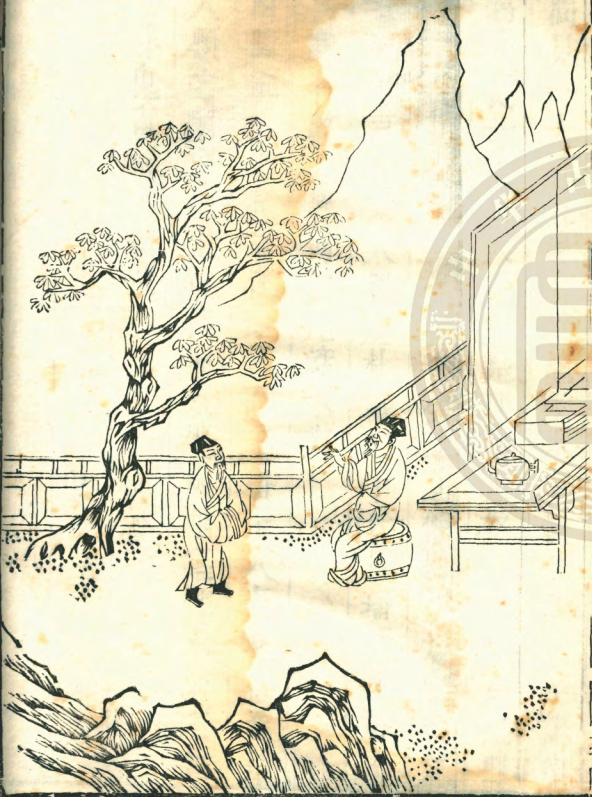
間見一大坑。坑邊有竹籠及木匣數個。皆有字記。申
錫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因怒叱擲。問爲誰。曰。
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卽知之。言訖
忽醒。因言於家人親屬。札識之。十一月。璠腰斬於市。
同戮者數人。皆同坎瘞澆水旁。

附斷宋公忠亮意在除奸。而王璠小人。賣友希進。是
人類之顯惡也。生被極刑。歿遭坎埋。寔惟宋公之報。
人非鬼責。可不慎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傾人取位

竹塋



盧多遜見宰相趙普位望特重恣意毀之其父戒曰
趙普元勳而小子毀之能無禍乎不聽百計陷害於
是普罷多遜拜相既而事狀明白趙普復相多遜削
官流竄朱崖及赴貶所食於道傍有逆旅姬能言京
邑舊事遂問之蹙然曰我本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
某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爲不法事不從傾以危法
盡至竄南荒骨肉淪沒唯老身流落山谷被盧相者
傾賢怙勢終當南竄倘幸未死或可見之耳多遜默
然促駕而去

附斷機心一起視嚴訓如充耳卒也天道好還借旅
太上感應篇圖說

傾人取位

竹望

姬以傳其事傾人而可爲乎

然其然而去

然其然而去

然其然而去

然其然而去

然其然而去

然其然而去

然其然而去

然其然而去

太上感應篇圖說

誦降參服

竹聖



秦與趙相距長平。秦遮絕趙糧。凡四十六日。趙括計窮。親出搏戰。秦軍射殺之。卒四十萬盡降。白起盡坑之。僅遺少者二百四十人歸趙。秦王又欲伐趙。白起諫不可。王怒。賜劍杜郵。起憤曰。吾何罪于天而至此。良久曰。趙降卒四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附斷群談採餘有云。洪武初。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蜈蚣。身長尺許。背有白起二字。由此言之。冤負何日了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詠降戮服 竹吳



太上感應篇圖說
詠降戮服
竹吳
萬盡殺
白起
坑
趙
降
卒
四十
萬
盡
坑
之
僅
遺
少
者
二
百
四
十
人
歸
趙
秦
王
又
欲
伐
趙
白
起
諫
不
可
王
怒
賜
劍
杜
郵
起
憤
曰
吾
何
罪
于
天
而
至
此
良
久
曰
趙
降
卒
四
十
萬
我
詐
而
盡
坑
之
是
足
以
死
遂
自
殺

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濼劫賊五百投順公悉戮之
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於背命道士設醮
禳謝因令所親王珙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
珙卒既而珙還曰適到陰司主者責珙既爲儒者乃
敢代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珙曰皆居厚命意珙但
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鎖連貫二鬼持血
一桶自頭澆灌澆卽大叫左牽右掣其苦萬狀既蘇
復澆既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者數次遙告珙曰子
歸急語吾家救我我在此只是理會鄆州一事耳

附斷殺降禍慘理之自然而代作心詞亦遭冥譴則

太上感應篇圖說

詩降戮服 竹筴

以人命至重上天惡殺故耳代人作詞者可以警醒

矣

卷之四

命

江

此書... 卷之四... 命... 江... 太上感應篇圖說... 詩降戮服 竹筴... 以人命至重上天惡殺故耳代人作詞者可以警醒矣

貶正排賢

箋註 止方正也。賢賢良也。放之遠方曰貶。陷之失位曰排。從來居大位掌朝政者。無論賢愚。豈有立意妨賢病國。甘心自比於秦蔡。然正人君子。大抵有格格難悅之勢。兼有才名相抗。意見相阻。爵位相軋。讒諂相傾。積漸既深。忍耐不過。不知不覺為天下萬世吐罵之人矣。是必平心克己。休休有容之大臣。于一切毀譽愛憎。纖毫不枉者。方為子孫黎民造福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貶正排賢

行吳

彥聖而違之俾不通

蔡元

大

夫

此

亦

意

日

多

太上感應篇圖說

版正排賢

竹吳



周世宗時陶穀好陷害人歿後葬昭覺寺忽雷雨大作劈開墓門震攝其尸不知所在

太上感應篇圖說

贈正拱賢 竹 辛



蔡京用事。元祐諸臣排陷。死徙畧盡。京猶未慊意。命
等其罪狀。首列司馬光。目曰奸黨。刻石殿門。又自書
大碑。頒布郡國。長安中無敢議之者。惟石工安民辭
曰。司馬相公。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我不忍刻
也。官欲加罪。民泣曰。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
罪後世。聞者愧之。靖康中。京旣正罪。安民亦得褒贈。
附斷合而觀之。小人媚嫉。惟恐不爲君子所容耳。却
不知智謀不敵造化。命裏敗時。用盡機關。無能爲也。
古來奸臣。非不知之。乃止因一念固寵。及勢成驕虎。
不能下耳。則何不慎之於始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正排賢

竹筴

不論平正... 古來... 小... 不...

蔡京用事... 元祐諸臣... 死徙畧盡... 京猶未慊意... 命等其罪狀... 首列司馬光... 目曰奸黨... 刻石殿門... 又自書大碑... 頒布郡國... 長安中無敢議之者... 惟石工安民辭曰... 司馬相公... 海內稱其正直... 今謂之奸邪... 我不忍刻也... 官欲加罪... 民泣曰... 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 恐得罪後世... 聞者愧之... 靖康中... 京旣正罪... 安民亦得褒贈... 附斷合而觀之... 小人媚嫉... 惟恐不爲君子所容耳... 却不知智謀不敵造化... 命裏敗時... 用盡機關... 無能爲也... 古來奸臣... 非不知之... 乃止因一念固寵... 及勢成驕虎... 不能下耳... 則何不慎之於始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正排賢... 竹筴... 不論平正... 古來... 小... 不...

凌孤逼寡

箋註天下貪鄙無用之人必擇愚懦無告之人而魚肉之此大丈夫之所不爲并亦大奸大惡之所不屑爲者而一種猥瑣齷齪之輩專一畏強禦侮鰥寡以爲生平本領攫財射利真孟子所謂賤丈夫也使鬼神而無知尙爲天下賢豪長者之所不齒况悖入悖出果報彰彰者乎

引經書曰不虐無告又曰不敢侮鰥寡

附孤兒行曰誰家孤兒生命窮形單影隻懼大凶自從嚴父辭世去一身無依走西東田園漸次歸

太上感應篇圖說

凌孤逼寡

竹壘

強族倉囷年年秋日空。養婦含淚語孤兒。汝父在日氣嶽奇。門庭多車馬。揖讓何睥睨。汝父既已歿。汝家無容儀。孤兒仰面訴蒼天。雨淚紛紛墮。叩前父在親朋饋珍饌。父沒親朋情棄捐。旣欺孤兒語。又取孤兒錢。孤兒有酒衆來飲。不管孤兒身仆顛。人家幼子意氣驕。早臥晏起無纖勞。誰似孤兒堪憐恤。冷顏熱面皆戈矛。孱然猶如俎上肉。吞擊相隨何可逃。孤兒有生不如歿。茶苦悠悠腸肺焦。

附養婦行曰春風吹煖滿郊綠。黃鳥雙飛更雙宿。

日照金閨移碧紗。養婦對鏡吞聲哭。膏沐閒廢不

爲容欲畫蛾眉心似木。泣罷還來撫嬰兒。嬰兒嬌
啼眼中矚。白隣身孤形影單。苦樂却向何人告。空
房夜入燈青熒。翡翠衾寒魂魄驚。月上簾幃悄悄
悄。蛩吟堦砌窓冥冥。雙眸含愁抱離怨。欲眠不眠
思轉生。當年君恩同掌上。一隔幽明無迹形。昨夜
慙懃夢中見。猶責兒夫離別輕。執手嗚咽言未畢。
喚回却恨隣雞聲。自持門戶守弱嗣。門外人人皆
虎視。百端欺凌不敢言。掩面淚落無依倚。向前向
後常小心。事至求人低聲齒。受盡萬苦及千辛。怨
氣慄慄生。起死天下阿誰無惻隱。見此傷心應雨

太上感應篇圖說

凌孤逼寡

竹三三



吉水灘周杰占其孤侄地基造樓二間。侄不敢爭。惟焚香訴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忽大風雷。移其樓於他處。空還舊地。不差尺寸。杰跪基上。不能言者七日。始曰。吾已知欺孤之罪矣。不二年竟惡疾歿。附斷此凌孤之報也。嗟乎。貪圖財產。滅絕天倫。惡疾而歿。報猶輕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凌孤逼寡 竹丑四



棄法受賂

〔箋註〕自此至見殺加怒俱就問刑上說以直爲曲四句正棄法之實蓋讞獄之事動關民命故詳言以申明之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刑罰不可廢于國人臣之誼一稟朝廷之律令虛心平反猶恐弗逮况可棄法乎蓋棄法之人有恃才者有任性者有惑於見聞者有迫于發縱者種種不一而唯受賂者爲罪獨重顏茂猷有云居官者非不知廉謹足尙但一入仕途習見營官還債考成賢否非此不行日積月累視爲當然且人心無厭至百金則思

太上感應篇圖說

棄法受賂

竹雲

千金至千金復思萬金不過爲子孫計久遠豈知寃債相牽盡成速報縱苟免於三尺能僥倖於天網乎大凡受賂則必酷彼以爲不打則群情不懼貨賄不來也受賂則必橫彼以爲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有所恃以無恐也受賂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爲不虎噬成群則網羅不廣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托也故一貪則生百酷一酷吏又生千百爪牙吁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

引經書曰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

罪惟均又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附論受賂非但官長有然也。而要皆由於貪酷之官。蓋官長一開受賂之門。而縉紳書吏。皆得假過付之端。而因以自飽其私囊。久且私挾以必從之事。而竟莫可如何也。是始則枉法以受賂者。繼則因受賂而又不得不枉法矣。姑無論叅罰。究何所歸。抑亦思吾爲堂堂卿尹。爲幾緡幾鏹。而遂以身爲奸惡小人用。亦足羞矣。則何如廉明自持者。不惟可以正惡宦而察奸吏。亦且可以貽清名而造後福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華法受賂

竹至



秦檜酷虐責人多至死。後悔之。以流血爲度。有一
隸仁心。數藏猪血皂板。人得寬責。如是九年。忽一日
立班中。則足離地而起。檜噉其妖。隸曰。非妖也。吾今
日上昇耳。問何所修。隸答其故。遂冉冉乘雲上。檜繇
是刑罰少減。

附斷檜事。第言其酷虐耳。未及其貪婪也。然酷虐寔
爲貪婪之由。不言可知。所足異者。宰相以忍心而必
至流血爲度。皂隸以仁心而竟獲白日昇天。誰謂公
門中不好修行哉。

大上感應篇圖說

棄法受賂

竹矣



宋新淦縣丞徐從政。偶充承勘官。宿於境上徐氏家。其家前夕夢神語曰。明日投宿者。徐侍郎也。他日涖吾州。宜善待之。至晚。徐果至。盛禮相迎。及其回也。復夢神曰。從政此行。受一人金。枉一人命。天曹已減其年官祿。盡削徐氏頓簡之丞。問曰。初不相識。而恭繼相知。而反簡。何也。家長老述前夢。丞展轉媿悔。逾月而歿。

附斷得金。不知幾何。而官祿已被削盡。詎不深可惜哉。人卽利令智昏。觀此亦當猛省。

太上感應篇圖說

棄法受賂

竹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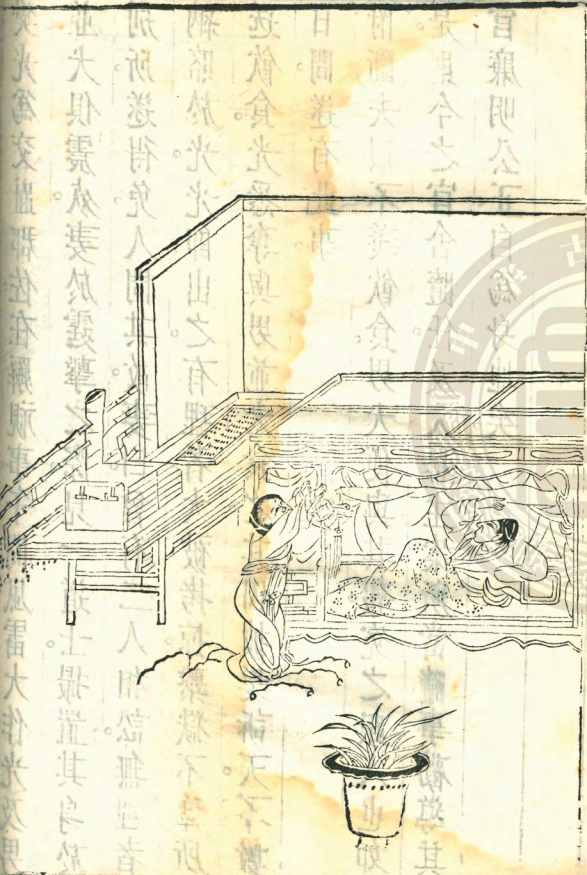
樊光爲交趾郡佐。在驛視事。午間風雷大作。光及男並犬俱震死。妻於霆擊之際。見一道士。撮置其身於別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曰。曾有二人相訟。無理者納賂於光。光卽出之。有理者大被拷掠。繫獄不釋。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並犬食之。其囚披髮訴天。不數日間。遂有此事。

附斷。夫以不義飲食。男犬便與其報。寃之。跟人也如是。則今之官舍隨任。及入幕主案。所當隨事勸導。其官廉明公正。自爲身地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棄法受賂

竹卒



溧陽狄某任雲南定遠縣。縣有富翁。歿其妻擁貲數萬。叔欲爭之。訟于縣。密囑曰：「卽判斷以半爲酬。」狄拘其嫂。酷刑拷訊。至鐵釘釘足。熱水澆乳。悉奪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嫂賁恨以歿。狄歸。一日晝寢。忽見婦手持小鱸魚掛床上。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呼號。踰年歿。五子七孫俱生。此疽而沒餘一孫。無立錐之地矣。

附斷縣令一邑之主。其撫養宜同於父母。乃區區以二萬之阿堵。易子孫們數團魚。此何異自絕宗祀哉。



台州舉人左蹕。赴禮部試。卷甚佳。房考擬爲第一。忽
 夢神告曰。此台州左蹕文也。頃居鄉受賂若干。爲請
 托。致有枉法而歿者。陰譴減折祿算。幸無取也。遂黜
 之。及榜發。查對原卷。果左蹕也。未幾。蹕遂客歿。燕山
 附斷。凡孝廉矜貢。當修身如玉。稍入勢利門中。便於
 功名有碍。乃知今人文高不遇。非無故也。怨天怨人
 曷若返而修已。

太上感應篇圖說

棄法受賂 竹空



張一索者京師刑官差役也。謀票拘人。動以一大鐵索自隨。得錢快意。方行釋放。上結書吏。下搆禁兵。誣妄傾詐。無所不爲。三年之內。致成巨富。人皆望而畏之。故號曰一索云。被孔巡按訪拏處。財產抄助軍餉。妻女發入教坊。

附斷今日公門。自書吏門皂而外。尙有一二十種名色。大約狐假虎威。如張一索者甚多。故統名之曰差役耳。未入則勸之務農貿易。既入則勸之改惡從善。凡在親朋。俱當畱意。

太上感應篇圖說

棄法受賂

竹空



陸儀秀州書吏也有一囚當杖歾因受仇家厚賂遂
誣凌遲處歾後儀事發責革家貧鶉結又充工業貼
書歾囚魂恒隨之每陰雨見囚立前陸曰汝且去吾
自來償汝不數月嘔血歾

附斷今之爲書辦而婪賊網利者蓋有十倍百倍千
倍陸儀者矣人第見其廣田房蓄姬妾盛輿馬美衣
食豪僕從處處揚揚得意也孰知冤魂怨鬼已日日
在其前乎惡盈禍及勢敗災臨血肉盡膏竹木身軀
恒入牢籠錢財旣條來而條去子女復爲盜而爲娼
甚且地獄之中早已尋下一所住處也試觀今古可
太上感應篇圖說

棄法受賂 竹畜

有五人倖免者否

其人平齋錄
其前平齋錄
自來償汝不數月嘔血歾

書及因於財計文
漸衰致致入貧
自來償汝不數月嘔血歾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箋註直者法之所不容加曲者法之所不可宥唯
利令智昏則是非顛倒三年之旱六月之霜不過
爲一人之獄乃致感動天地可不懼歎韓魏公曰
兩訟在官曲直未定生歎予奪係我一言顧可輕
忽歐陽文忠常言昔貶官彝陵時欲求漢史一觀
公私皆無因取架閣陳年公案披閱之其中多直
枉乖錯違法徇情滅親害敵無所不有因自歎曰
彝陵褊小尙爾天下至大固可知也於是仰天誓
心遇事倍加勤謹迨今三十餘年忝塵三事之列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直爲曲 竹奎

人必以余爲翰墨致身以余自觀實當時誓心一
言之效也今人操生歿之大權握平反之大柄而
乃黷貨居奇任情反覆有不動鬼神之震怒雷霆
之奮擊者乎

引經書曰惟明克允又曰咸庶中正

附論天下豈獨貪污之行變亂曲直哉其次則強
厲獨斷者也其次則昏庸無才者也夫性強厲者
必有任氣逞才之弊審之不細詢之不詳威嚴在
上而怯懦者多自蔽曲直之情往往難辨故必溫
其氣霽其威悉其詞引其意而後曲直不失焉心

昏庸者必有猶豫搖惑之弊。聽之不聰。察之不明。紛亂在內。而巧佞者。勿可窮。曲直之狀。又往往難定。故必多其訊。精其思。循其理。較其情。而後曲直得中焉。是在聽訟者加之意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直爲曲

竹空



靜中語景

宗妙必參世

符圖

看風林夜水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
之錄叅舊與富民隙遂中核富民父子共殺投屍水
中富民已誣服獨若水遲疑錄叅指廳詈曰汝得賄
欲出之耶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
又越旬不決知州亦有言若水終不奪一日若水詣
州所屏人告曰其女奴之父母實美富民之家也因
其無隙可乘遂匿其女而傾陷之今得之矣知州遂
釋富民父子富民詣若水謝閉門不納富民遶垣而
哭知州欲以此奏之朝廷若水辭曰某初心止圖拔
冤非圖爵賞且朝廷聞之如錄叅何知州嘆服太宗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直爲曲 竹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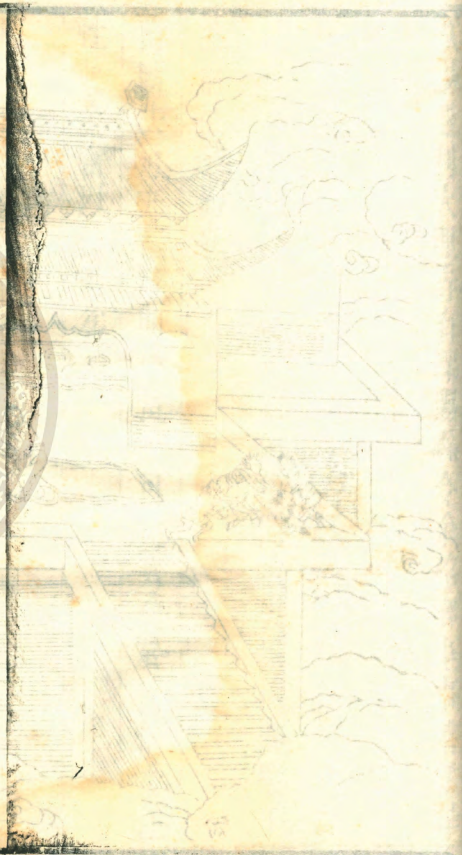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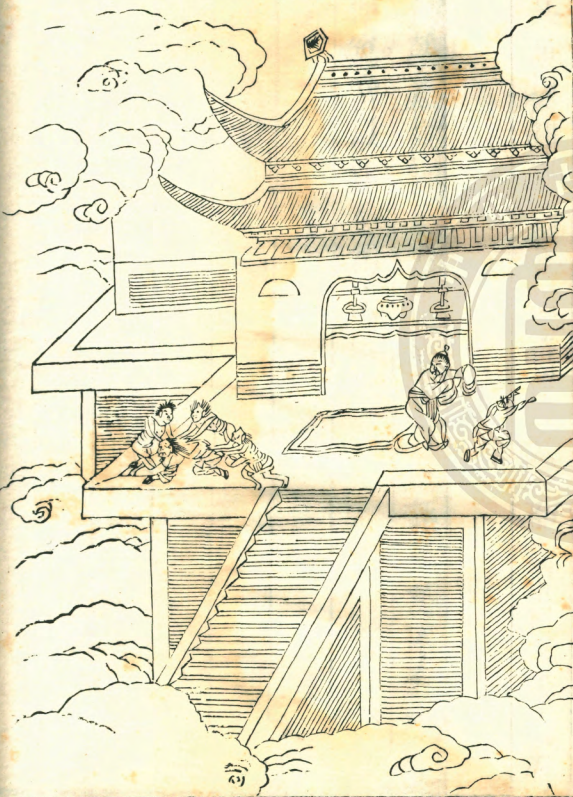
終。

附斷朝廷設官所以平民何可置誣罔於不察乎正
罪伸冤當以此公爲法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直爲曲

竹六



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縣令余紹卿坐事繫獄。罪不當歿。而遇呈以歿。人皆稱冤。自後行住坐臥。卽見紹卿。遂至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覩。設壇解謝。初夜卽見紹卿在側。明旦投心詞。俯伏間。被數鬼擒擲殿下。流血被體而歿。

附斷法司決讞務期情當。何可斃人命於徑情。平任性執意。當以此公爲戒。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直爲曲

竹充



入輕爲重

箋註廷尉者天下之平。平者如秤之衡物。不輕不重。適得其宜之謂也。蓋入輕爲重。除受賄枉法者。不待言矣。常有事涉兩岐。情界可否。承問官束於功令。驚心駭察。遂致承奉欵件之事。仍嚴毋寬。以自見其無私。爲保全功名而已。殊不知古人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寧失出。毋失入。感應篇中。獨言入輕爲重。不言出重爲輕。意可知矣。嗚呼。絞之於斬。一爲全屍。一爲身首異處。流之與絞。一筆僉判。生歿頓別。權衡引律之際。慎之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入輕爲重

竹圭

引經書曰。罪疑惟輕。

附論入輕爲重之事。惟人命關天。有司最宜留意。世有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簇攢酷打。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歿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歿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儒紳親奴婢。衣冠族乞丐。陰設陽施。朝怒夕喜。則有虐屍燒骨。踏門壞屋。貧窶對袖手。旁觀富親戚。

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

驗足以辯冤稱快。而孰知其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極也。此弊不革。不惟啟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歿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節。與手刃無異。真堪凌遲處歿者。今旣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三等之法。不論極冤極迫。凡藥歿。而不以藥首。自縊投水。而不以自縊投水首者。卽問如律。務在懲一警百。張榜告諭。其係親人逼歿。以爲圖賴之本者。勘破其情。益宜重處。有乘亂索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則事情得矣。事情得而後可論。是非。究輕重。生無痛苦。歿無疵癘。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惡。其陰德寧有量乎。

太上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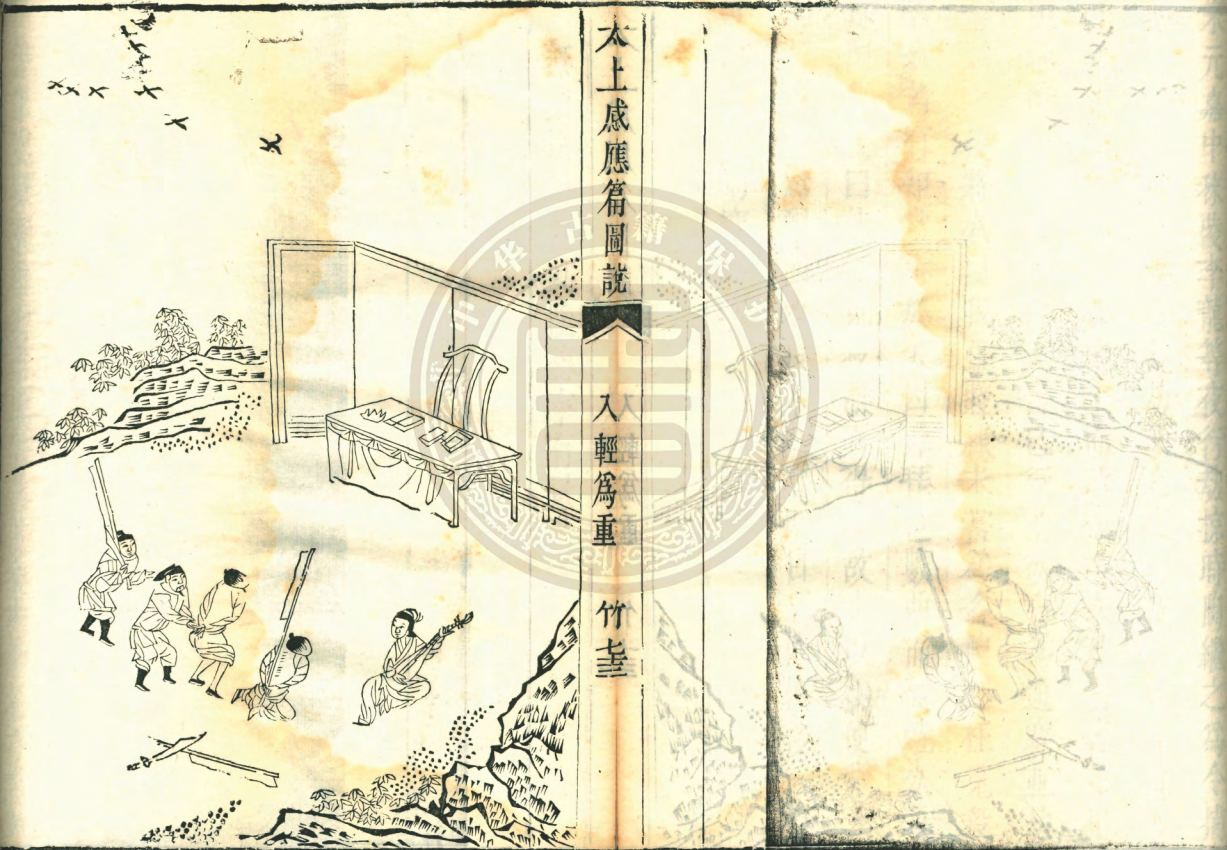
入輦爲重

竹圭

太上感應篇圖說

入輕爲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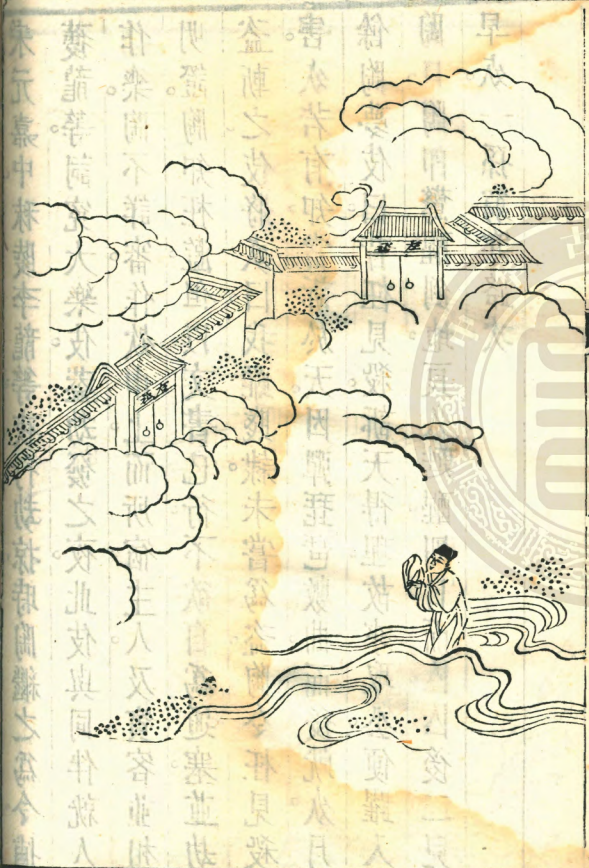
竹塋



宋元嘉中。秣陵李龍等夜行劫掠。時陶繼之爲令捕獲龍等。詞寃大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作欸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並劫盜斬之。伎將歿曰。我雖賤隸。未嘗爲盜。陶令枉見殺。害歿。若有知。當訴於天。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歿。月餘。陶夢伎曰。昔枉見殺。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陶卽驚醒倒地。良久甦醒。四日而亾。亾後二兒早歿。一孫窮寒路次。

太上感應篇圖說

人輕爲重 竹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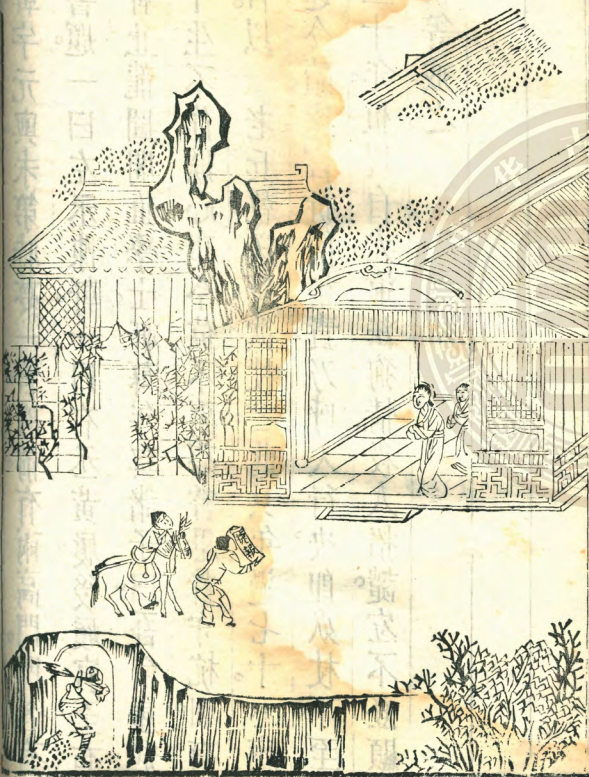


陳軒字元興未第時夢一官府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書題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黃履後履官至右丞軒止龍圖閣直學士軒暮年與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昔守杭州有達官以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過七十不應杖遂令贖達官折簡相責乃呼入行決卽歿杖下至今二十年恒以自尤違法徇情殺人招譴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

大二威應篇圖說

入輕爲重

竹七畫



紹興中江西人雷申錫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歿
都下。捷音與訃音踵至。其妻日夜悲哭。一夕夢申錫
如生平。自言我昔爲大吏。有功德于民。故累世爲士
大夫。然嘗誤入歿囚。罰我凡三世。如意時卽歿。前世
召爲顯官。纔入都而歿。今復如此。要更一世。乃能償
宿譴耳。

太上感應篇圖說

入輕爲重

竹矣



箋註惡惡之念。三代之直道也。其人而罪至於殺。則必有可怒之道存焉。然古之聖王。下車泣罪。惟此一點惻隱之心。體上帝好生之德。見殺加怒者。正惡其無惻隱之心。而在問刑之官。尤不宥有此也。

引經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天上威應篇圖說

見殺加怒

竹矣



羊道生泰山人爲邵陵王叅軍其兄海珍任涿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別祖送道生見縛一人於樹乃舊部曲也見道生泣涕求救道生問汝何罪答曰造意逃走道生便曰此最可忿下馬剗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大哭須臾兄海珍來又囑决斬之坐席良久道生覺眼睛在喉內噎不下索酒嚙之連盡數盃轉覺脹塞遂不成飲而別數日歎

附斷部曲之罪卽令當歾然痛訴窮迫何至便抉其睛忍心甚矣能無及乎

太上感應篇圖說

見殺加怒

竹堯



誌公在世時有二道人伴行一人就園買瓜園子怒曰諸大家尚未買汝乃先之耶拒而不賣一人繼往園子喜曰汝渴熱耶既賣一瓜又與一瓜二人私怪之以問誌公誌公瞋坐良久曰園子五百年前坐罪赴法時汝二人適出其旁買得瓜者蓋爲之不忍故今見之喜汝嘗出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怒耳附斷此但偶語結憾尚爾何況加怒

太上感應篇圖說

見叙加怒

竹今

今見之喜也昔出... 自受之語故今見之怒耳
以問誌公誌公即坐良久曰園子五百年前坐罪
園子喜曰汝渴熱耶既賣一瓜又與一瓜二人私怪
之以問誌公誌公瞋坐良久曰園子五百年前坐罪
赴法時汝二人適出其旁買得瓜者蓋爲之不忍故
今見之喜汝嘗出自作自受之語故今見之怒耳

知過不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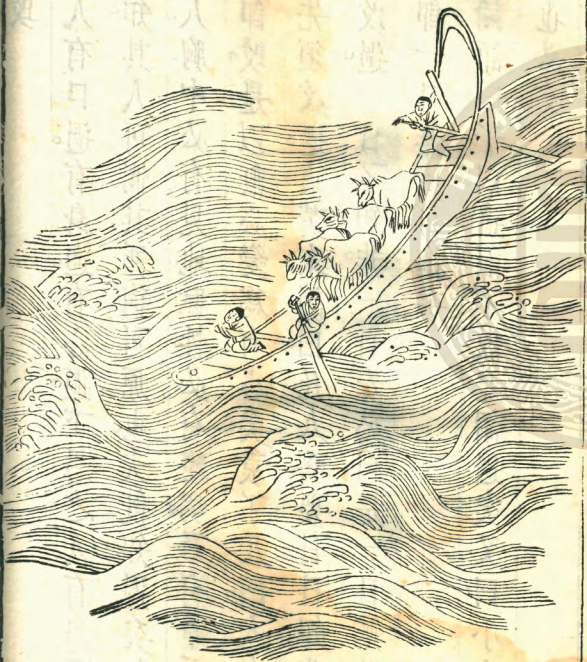
箋註人有口過。有身過。有心過。下愚之人。有過而不自知。其人之可憫。其罪尙可原也。夫既知過矣。知過之人。胸中必有見地。賦性必有聰明。乃有過而不能卽改。是以無心變爲有心矣。袁了凡曰。人未行善。先須改過。袁黃家訓曰。凡人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一日不知非。一日安於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卽一日無步可進矣。

引經論語曰。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過不改

竹竿



廬州徐淹常販牛數十渡江風浪忽作群牛戰慄徐
 禱天免覆誓不再販即在本本地賤價賣人耕田呼拜
 不已忽風定泊舟值倭亂官買牛急徐貪心復萌計
 賣與官屠可得重利方將牛牽過屠舟牛復戰慄忽
 風浪復作徐遂覆沒於江中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過不改

竹上三



風浪復作徐遂覆沒於江中
 知過不改
 竹上三

知善不爲

〔箋註〕何龍圖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唯此爲善。一念遂有靈蠢之分耳。乃蠢然之物。雖不能爲善。亦不能爲惡。人爲萬物之靈。所作所爲。不用於善。必用於惡矣。故槩觀物類。其性命飲食交感。大率畧同。隨緣度日。各自老歿。與世無傷也。人則雕居綺服。冶豔其容。脆美其食。珍奇玩好。足其慾。遊賞讌會。樂其生。鑿天地混沌。以聽其所用。擷萬物精華。以資其所捐。靈貴極矣。受享備矣。苟畢世無一善狀。是反不若蠢者無營。賤者寡取。猶不爲世界。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善不爲

竹舍

之螭蠹。又况機械叢生。倫紀廢傷。則又禽獸之所不爲矣。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又曰。勇於爲善。登者扳躋艱難之謂。勇者猛力向前之謂。蓋善念初生。必有物以惑其心。善行將成。必有物以掣其肘。善緣將滿。必有物以敗其功。若非二十分精進。鮮有不始勤而終惰者矣。善念一退。惡念卽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朝夕內省。不可不戒慎恐懼也。盲起宗曰。世人暫時發心學道。未幾又復退轉。究其因緣。有二種累。第一無間僧俗男女各各爲身口所累。其次爲眷屬所累。其三爲家產所累。天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善不爲

竹矣



唐蘇成性頑狻不爲善每於往牒中所著美言懿行必指爲節說見人修善果必誹笑之年三十貧苦身漸縮小遂變爲犬經歲歿。

附斷嘗觀忠猴孝烏貞鴻義犬其爲善直以身殉矧伊人也而甘出禽獸下乎宐心變者形亦與之俱變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善不爲

竹全



公甘爲節... 善美言... 三十... 善美言... 善美言...

南豐劉徹。屢舉不第。所夢於神。夢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三子皆顯官。

附斷世人終身不爲一善。而自謂善人。又或齋僧造寺。不惜千金。而同氣顛連。不一引手者。比比然也。曷太上感應篇圖說

知善不爲

竹矣

南豐劉徹屢舉不第所夢於神夢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三子皆顯官

南豐劉徹屢舉不第所夢於神夢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三子皆顯官

南豐劉徹屢舉不第所夢於神夢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三子皆顯官

南豐劉徹屢舉不第所夢於神夢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三子皆顯官

南豐劉徹屢舉不第所夢於神夢神告曰汝生平見善不爲且有虧德何望登第徹訴平生並無虧德神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令死杖下非虧德乎徹又以弟不肖爲解神曰行道之人見且不忍何況兄弟汝不知朱軾代納青苗事耶行獲爲善之報矣徹覺訪於軾軾曰今年某遠館歸見途中械繫者云欠青苗錢二千五百限滿無償某因以束修與之不意已蒙神契後軾三子皆顯官

自罪引他

箋註上文言認恩推過此言自罪引他似乎複文然細玩推過者以己之過推與他人謂自己無過他人有過也自罪引他者蓋自己有過既不能脫免而又扳扯無辜株連平民也譬如訪犯既有贓私難免于罪復扳他人以圖幫助完贓再如平日冤讐乘此下水拖人冀圖報復更有信口妄招使人人自危借端索詐以犯罪為射利之計此等之人固是業中造業而更有好事之獄吏惟恐罪人之扳害不多惟恐所扳害之人不盡殷實吁良心

太上感應篇圖說

自罪引他

竹兌

安在哉

引經禮記曰過則稱己則怨益寡

人人自試...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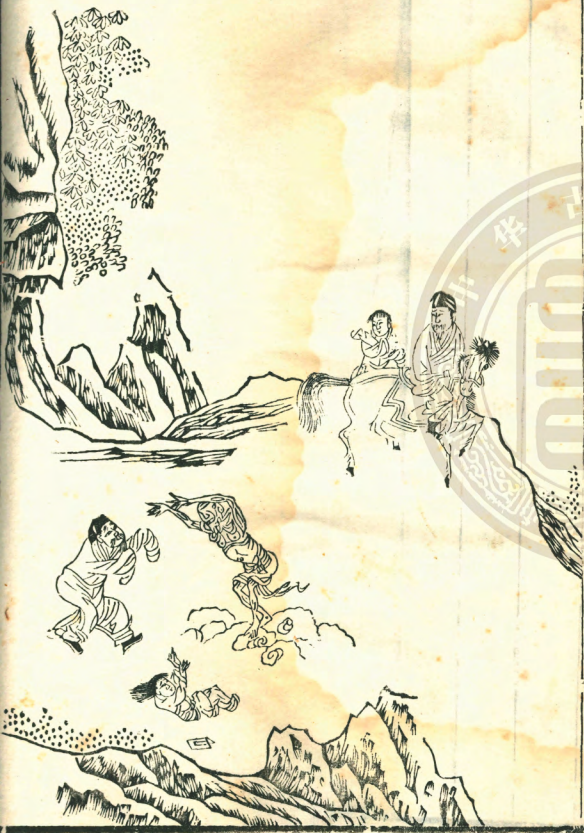
...

...

自罪引他

太上感應篇圖說

自罪引他
竹卒



富陽令王範以事公出。命孫元弼爲帳內督。範有妾桃英。久與奴丁豐。史華通姦。元弼得實。二奴恐其先發。反誣元弼求通桃英。而以門客陳超爲証。範怒殺之。範受代而還。超送至赤亭山下。見一無目厲鬼。曳之曰。吾已得訴矣。王範爲事主。先須殺之。今泰山玄堂拘桃英與二奴魂共治也。半夜範果魘死。妾奴亦相繼死。超大懼。走長干寺。變姓名爲何規。居五年。被酒戲言。自今不復畏此鬼矣。照水便見鬼形而歎。附斷。自作自受理之常也。何不悔艾。而反架罪於他人乎。所以天道之昭彰如是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自罪引他 竹全



壅塞方術

箋註方術者。凡挾術以求售。如九流中人。耕不能耕。織不能織。讀書不成。服賈不就。藉此一伎一藝。以餬其口。以養其父母妻子。或一語阻之。或一事過之。使不得行。是絕彼衣食之路。有因此而饑餓其父母。離散其妻子。及展轉于溝壑者矣。豈不爲過乎。

引經禮記曰。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

附論方術固不可壅塞。然亦視方術何如耳。若邪師庸醫。傷教誤命。須當禁制。至於士庶人家。更要清嚴門戶。凡一切僧尼三姑六婆。以及燒煉方士等類。俱能誘生奸盜。動輒致人喪身。凶家。又不得援此爲例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壅塞方術 竹叁

極平

其父其母其妻

其子其孫其妻

其之與不與

其之與不與

以餬其口

以養其父母

特疎不銷

特疎不銷

妻其子

妻其子

太上威應箱圖說

雍塞方術

竹左四



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病甚驗。有驛吏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十金。岑以假方授之。以之治疾不効。後岑爲虎所食。遺一小囊于道上。吏過而得之。乃真方也。

附斷。匿方向被虎食。况說真方。賣假藥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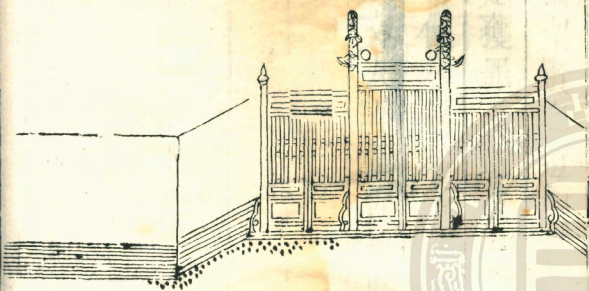
壅塞方術 竹 五



太上感應篇圖說

謝蕩聖賢

竹全



宋南昌李知縣到任謁先聖廟。見殿宇頽損。基址泮
隘。遂作新廟於縣南。往移夫子聖像十餘人。舉之不
動。一士子在旁戲曰。是之謂重泥。知縣怒。正色責之。
曰。汝爲士子。敢侮先聖如此。其人惶恐而退。夜夢朱
衣人追至廡下。決杖二十。及覺如癡人。自是更不識
一字。

附斷。今人自恃其舌根伶俐。輒好嘲謔。殊不知此伶
俐根。一討便去。原不是堅穩的勾當。安得賣弄許多
也。切當三緘。

太上感應篇圖說

訓誨聖賢

竹矣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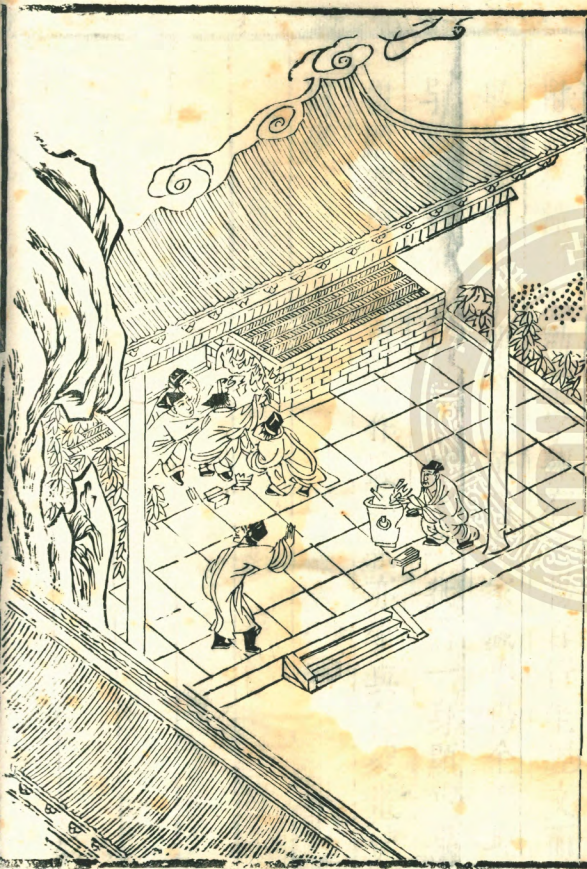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

太上感應篇圖說

侵凌道德

竹百



武功縣有寺積經一藏。縣崖六生講讀其中。時冷月
四生取經燒炕。一生取經燒洗面水。一生心惡之。而
不敢言。則對山康狀元也。一夕對山夢三官排衙。六
生前跪中坐者曰佛。大聖人也。何敢取經燒炕。四生
俯伏請罪。斷皆合絕。復問燒洗面水者。斷無前程。未
顧對山。汝何不言。應曰。我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長
者耳。斷曰。恕汝。汝得志。可扶持法門。驚覺。遂書其事
於書末。後督學來試。五生皆被黜。六月瘟疫盛行。四
生門戶皆歿。絕洗面生作教書老人。嘉靖七年亦餓
歿。此康對山親與蒲州楊會憲言者。遂藏四味矣。

大二感應篇圖說

侵凌道德

竹二百

附斷此侵凌聖經之報。而崇信者之獲福可知矣。

主門以昔及此。此而生。人盡記。子平衣。趙

公書末。分香學。來。在。正。晉。對。無。大。日。獻。焚。報。行。四

香耳。謂曰。感。或。或。志。百。巷。巷。去。門。說。費。道。書。其。事

相。大。高。其。謂。昔。合。並。或。開。與。世。而。水。香。謂。道。道。書。其。事

坐。前。跪。中。坐。者。曰。佛。大。聖。人。也。何。敢。取。經。燒。炕。四。生

不。願。言。限。壁。山。東。眾。云。也。一。以。壁。山。夢。三。官。排。衙。六

四。坐。眾。發。誠。一。坐。眾。發。報。我。而。本。一。生。心。惡。之。而

五。也。眾。言。寺。竟。感。一。感。經。報。六。坐。精。語。其。中。報。今。日

五。也。眾。言。寺。竟。感。一。感。經。報。六。坐。精。語。其。中。報。今。日

太上感應篇圖說

侵凌道德

竹三直



嘉定西城外楊港橋有一村婦荷鋤往田忽爲暴雷震歿其子甫垂髫亦爲雷火所焚而未及歿脫其履粉擊碎之人爭拾視則以金剛經字紙直其子之履也。

附斷一切字紙不可汙穢作踐卽焚化後亦宜以紙灰或付長流或埋淨土况以經典直履乎無怪幼子無知亦遭顯報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侵凌道德

竹三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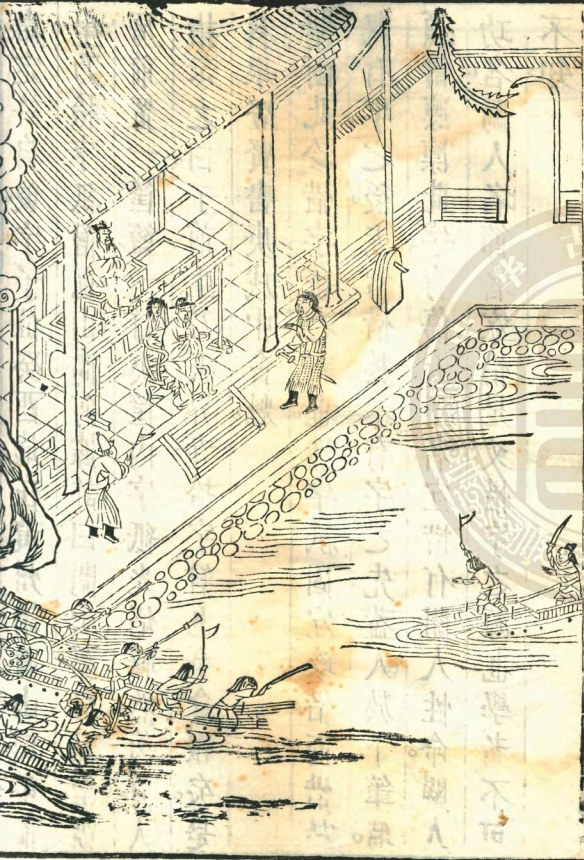
嘉定許自俊。字子位。癸酉歲在黃州。謂晦山曰。弟。生乃檢字紙僧也。山問何據。許曰。闡中夢身是僧。號房前置一筐籃。一竹夾。筐內字紙。光焰曄然。傍有人指示之曰。子前生乃天界寺拾字僧也。今食報矣。是科果登賢書。庚戌中會魁。

附斷此珍惜字紙之報也。然字紙固宜珍惜。而惜於既有字之後。尤當惜於未有字之先。蓋人於下筆時。須當凜凜此字。有傷天理者宜惜。有關人性命。關人功名。關人名節者宜惜。是又惜字之源也。學者不可不知。

太上感應篇圖說

侵凌道德

竹三篇



山東王某巡撫江南門第固高崖岸太峻一時部下
救過不給萬曆庚午至胥口閱水操在伍相國祠中
背神南坐旁若無人操未終若有擊之者頭眩暴厥
咸稱伍相有靈。

附斷此侵凌神像之報而欽敬者之蒙祐可知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侵凌道德

竹豆

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箋註君子愛人之心及於愛物故飲食之類如雞鵝羊豕魚鼈或爲祭祀或爲宴饗不得已而用之君子猶遠庖厨者養此一點不忍之心也至於飛走者蓋指野禽野獸而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有國者猶曰借此以講武治兵耳大夫士庶之家是亦不可以已乎蟄者棲者穴者巢者與人無損與世無爭更不同於飛走之類爲口腹之所必需奈何必欲喪其生傾其族而後快于心歟胎與卵者物之不見天日尙未成形者也乃害其生機絕其化育亦足以傷天地之和開殺戮之漸也嗚呼物之飛走猶人行動物之棲蟄猶人寢處物之巢穴猶人宮室物之胎卵猶人孕育若射飛逐走使不得生發蟄驚棲使不得適填穴覆巢使不得安傷胎破卵使不得育殺機漸熾手段漸滑忍作殘害何所底止是以君子慎之於微也

引經禮記曰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揜羣士不取麇卵又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殺胎不妖入不覆巢又曰犧牲毋用牝毋覆巢毋殺

孩蟲胎天飛鳥

附論佛印禪師戒殺文曰。鱗甲羽毛諸品類。衆生與佛心無二。只爲當時錯用心。致使今日頭角異水中遊。林裏戲。何忍將來充日計。磨刀著火或研殢。口不能言。眼還覷。或槌棹。或刀刺。牽入鑊湯。濃可畏。炮煇毛羽。刮皮鱗。剖脊剜心。猶吐氣。美君喉。誇好味。勸子勸孫。言峻利。只知恣性縱無明。不懼陰司毫髮記。命纔終。寃到至。面覩閻君爭敢諱。從頭一一報無差。爐炭鑊湯何處避。勸賢豪。須戒忌。莫把衆生當容易。食他一嚮。還一嚮。古聖畱言終不偽。戒殺兼能買放生。免入阿鼻無間地。

太上感應篇圖說

射飛

竹筴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歿。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歿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觀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歿。安忍爲此。乃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娠。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誌。如雀形。一飛一俯。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

太上感應篇圖說

射飛

竹頁



常熟福山鎮有一人失記名姓。專好攫取飛禽。或賣銀錢。或恣口腹。善用鳥銃。殺傷甚多。年四十無子。忽產一兒。頭角端正。心甚愛之。此人因得子之後。改悔前非。不復打鳥。兒七歲就塾。偶因饑師乏饌。復持鳥銃。打取飛禽。以供飲食。日復一日。又有年餘。一日其子忽患痘疹。滿身紫泡。延醫視之。不解何症。後皮肉焦爛。每一毫孔內。有鐵珠一粒。如是者不記其數。哀號痛哭而死。陸善長述。

太上感應篇圖說

逐走

竹覓



廬陵吳唐精於射。常攜子出獵。遇一鹿同麋遊戲。見唐引遊。唐射其麋斃之。鹿驚還悲鳴。唐乃伏草中。鹿乃舐兒。唐再發一矢。殪之。其鹿卽倒。少頃又逢一鹿。張弩間。矢忽飛中其子。唐投弓抱子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間。虎從旁出。搏折其臂而死。

太上感應篇圖說

逐走

竹草



德興程姓。世業弋獵。家道頗豐。因輸租入郡。適有市紙面者。買其六面。分與六孫。六孫甚喜。各戴爲戲。家畜獵犬十數頭。見之爭前搏噬。擊之不退。六孫皆斃。

太上感應篇圖說

發誓

竹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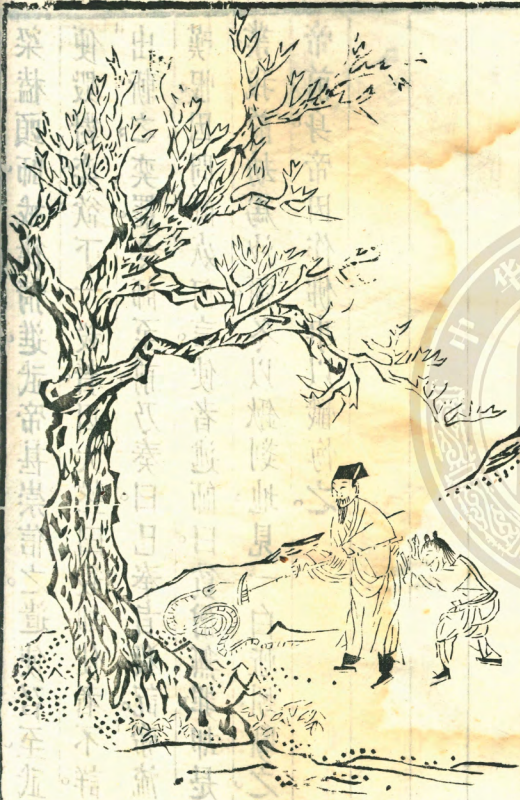
易與... 出業... 繼... 喜... 竹亭

梁楹頭師戒律精進武帝甚崇信之遣使召至武帝
便殿對奕欲下一殺着因大聲曰殺却使者不詳遽
出斬之奕罷令師至前乃奏曰已奉旨殺訖帝流涕
嘆恨因問師歎何言使者述師曰貧僧無罪却是冤
業我前劫爲沙彌冬以鋤割地見一白蚯蚓斷之是
帝前身帝因作佛事以懺悔之

太上感應篇圖說

發董

竹皇



金秀才。淮人也。冬月掘地。殺一蟄蛇。蛇歿時怒目視之。旬日。金手肱間忽生癰。有赤蛇一條。從瘡中出。金向天地悔過。永戒殺生。久之方愈。

太上感應篇圖說

驚樓

竹塹



楊寶。宏農人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梟鳥搏擊墮地。困於螻蟻。卽懷歸置梁上。又爲蟲蛇所嚙。乃移置巾箱中。采黃花飼之。毛羽成。後朝去。暮來。經年之後。忽與羣雀俱來。哀鳴繞寶。數日乃去。是夕忽見一童子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也。往蓬萊。過此爲鴟梟所搏。君仁愛拯救。數承恩養。今當受使南海。不得朝夕奉侍。流涕辭別。以白玉環四枚與寶曰。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矣。寶後四世俱爲三公。果應白環之數。

太上感應篇圖說

鸞樓

竹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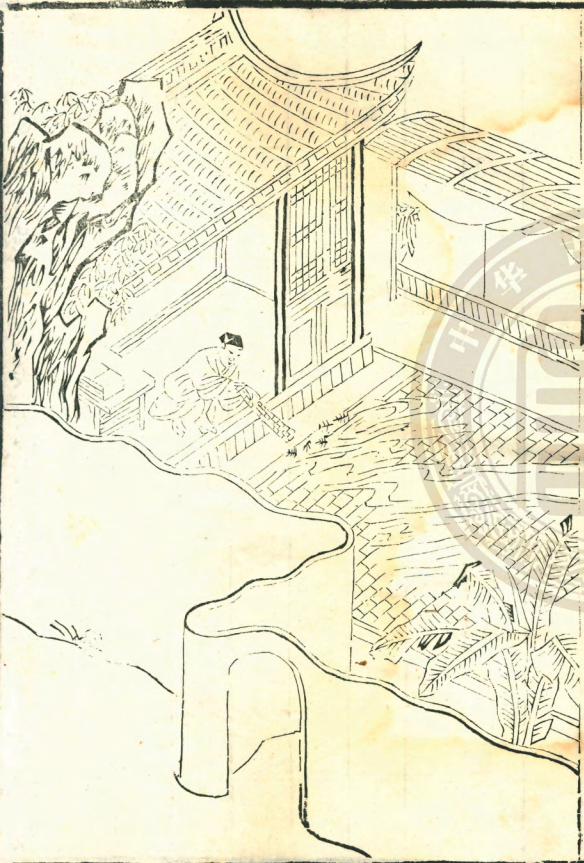


王道。忿鵲喧噪。俟夜深棲定。以竹竿戳爆竹。驚之後。遵得疾驚悸而歿。

太上感應篇圖說

填穴

竹筴



宋郊宋祁二人同業太學。有胡僧相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十餘年春試。畢復遇之。僧見大宋舉手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笑曰。貧儒何力及此。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郊俛思良久曰。旬日前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戲編竹橋渡之。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當朝。謂弟不可先兄。郊改第一。祁改第十。

太上感應篇圖說

填穴

竹真



昔有比丘得大神通。與一沙彌同處林野。比丘定中見沙彌七日當歿。因遣之歸省其父母。諭之以八日再來。蓋欲其歿於家也。乃沙彌歸後。八日果來。比丘異焉。復入定中觀之。乃知沙彌於歸路中。見一蟻穴。流水將入。急脫袈裟。聚土壅水。令不得入。以此因緣。延壽一紀。

太上感應篇圖說

覆巢

竹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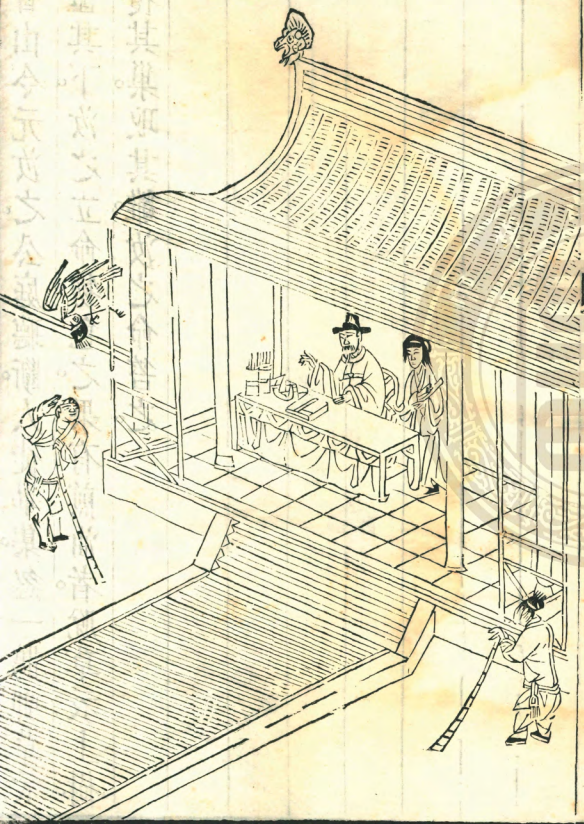


魯山令元汝之。公庭聽斷。人徒畢集。忽一鵲啣草衣
墮其下。汝之立命。物色之。果有煎油者。脫草衣上樹。
覆其巢。取其雛。汝之命答之。

太上感應篇圖說

覆巢

竹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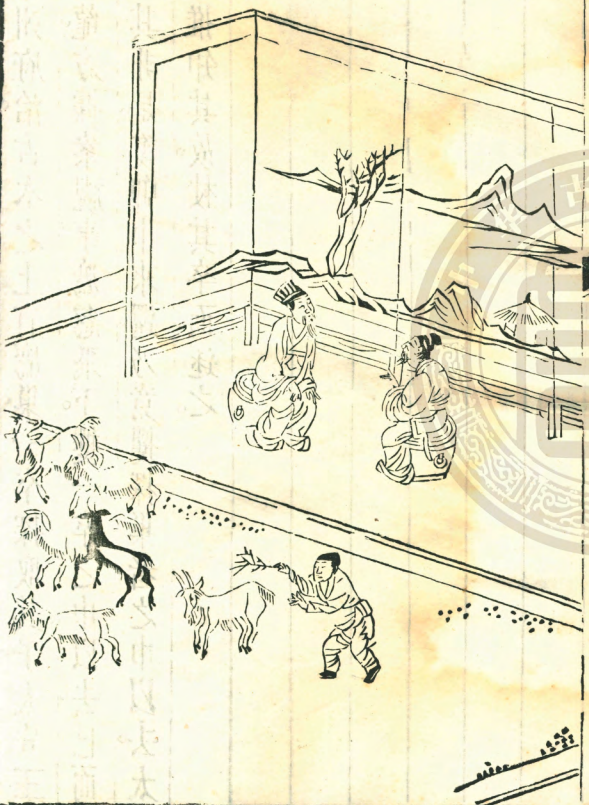


徽州府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採取其子太守王
夢龍方據案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
知其非是復卽巾來還乃竟攫探巢者之巾以去太
守推知其故杖其卒而逐之。

太上感應篇圖說

傷雁

竹臭



白龜年得異書能辨九天禽言九地獸語一日過潞
 州太守延與之坐適吏卒驅羊三十餘過庭下中一
 年鞭不肯行且悲鳴守曰羊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
 中有羔將產俟產訖甘就死守乃留羊不殺果生二
 羔。

大上感應篇圖說

傷胎

竹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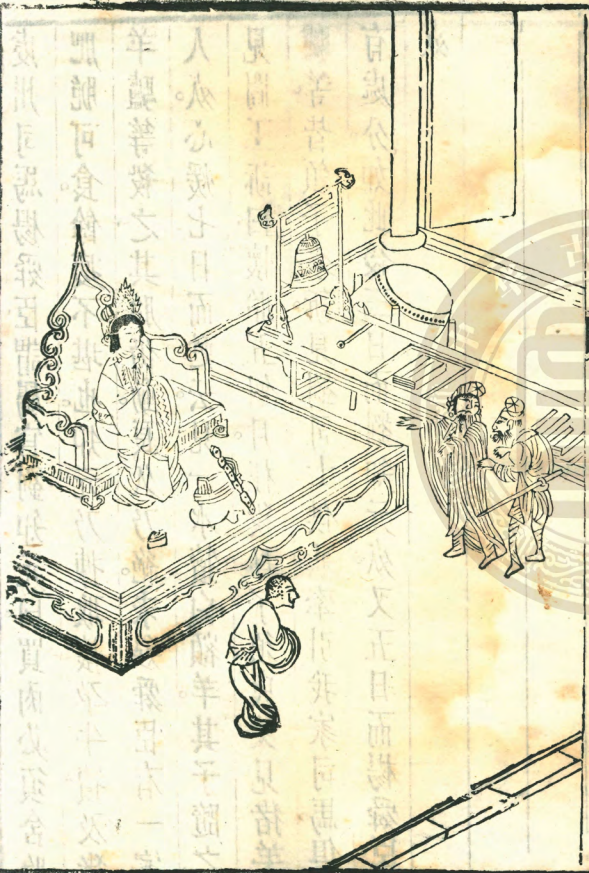


虔州司馬楊舜臣謂屬官劉知元曰。買肉必須舍胎
 肥脆可食。餘瘦不堪也。知元乃揀取懷孕牛犢。及猪
 羊驢等殺之。其胎仍動。良久乃絕。未幾舜臣有一家
 人歿。心煖七日而甦云。見一水犢白額羊。其子隨之。
 見閻王訴曰。懷胎五個月。枉殺母子。須臾又見猪羊
 驢等。皆領子來訴。見劉司士供狀。牽引我家司馬。俱
 有處分。如此後三日而劉知元歿。又五日而楊舜臣
 歿。

太上感應篇圖說

破卵

竹豆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以僧奉香火。一日僧
自外歸。見鍋中煮二卵將熟矣。問從何來。行童曰。于
鶴巢中取之。僧命還之巢中。童曰。卵已熟。還之無生
理。僧曰。我豈望其生。但免母鶴悲鳴耳。後數日。忽出
二雛。僧異焉。令童探巢。果卵生也。一木尺許。五色錯
紋。香風馥郁。持下與僧爲佛前供。後倭人入貢。舟因
風泊劉家河。入寺拈香。見木問價。僧謬曰。此香三保
太監捨供佛廟。豈敢賣錢。若能造葢後殿觀音閣者。
當以與之。倭曰。吾難久待。願酬以價。因與白金五百
兩。後數年。倭復入貢。訪前僧歿矣。畱金作供。僧徒問
太上感應篇圖說

破卵

竹筴

香何以爲寶。曰。仙香也。焚之。魂還體。聚窟洲所出
還魂香是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破卵

竹筴



衢州里胥督賦民家貧無供餽有伏卵母鷄擬烹之
里胥恍惚聞見桑下有黃衣童子向前乞命且曰自
歿不足惜不忍兒女未見日光里胥驚惻回見屋頭
有一鷄伏卵其家將宰之里胥諭不許殺後再來其
家其鷄已抱雛一群見里胥向前踴躍似有相感之
狀既去行數百步一虎跳躍將近忽有一鷄飛撲虎
眼里胥得免自後一村無食鷄子者

附斷合而觀之放生殺生之報畧備於此唯願仁人
君子各養其不忍之心而已

太上感應篇圖說

破卵

竹葛

待午各養其不忍之心而已

附斷合而觀之放生殺生之報畧備於此唯願仁人君子各養其不忍之心而已

水月

案其難日所難一報

百一難為報其案報卒

不以其罪不忍良文未以日

里胥對獄問以桑下黃衣童子命且曰自

願人有失

箋註人發一願天地知之鬼神鑒之人之有失無益於我乃天下有一種人唯恐人之無過胸中不樂眼中不快此無他權相敵也才相等也富相傾也如心日生惡願漸長人未失而已先失也必矣邵康節詩曰每日清晨一炷香謝天謝地謝君王所求處處田禾熟惟願人人壽命長國有賢臣安社稷家無逆子惱爺娘四方平靜干戈息我若貧時也不妨句雖朴直頗有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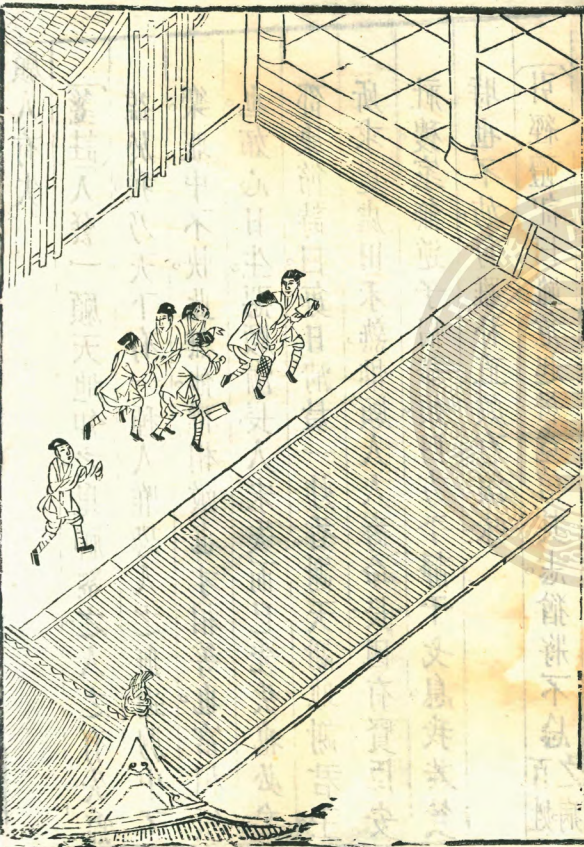
引經禮記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怠

百姓之病

太上感應篇圖說

願人有失

竹豆



乾道間省士劉生與同里徐生同結省課在棘闈中
互相檢察劉見徐卷勝已乃佯擠人叢中墮之于地
給徐曰已失矣徐方泣而尋之俄有一吏出諸袖中
還之曰適見人擲地上遂收置耳是歲徐登科劉終
身不第

附斷人有恒言同學者忌名乃究不能敗人之名而
適自敗焉於此見人之設心不可不慎

太上感應篇圖說

願人有失

竹真



昔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海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而以已物蓋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拋之及風定檢驗則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

附斷人亦有言同富者忌財乃究不能損人之財而適自損焉於此見天之巧報無微不至。

太上感應篇圖說

願人有知 竹 晷

願自賤。既其此。長天之。可始。終。不。然。

願人亦不言同富者忌財乃究不能損人之財而

一失

之天。風。吹。船。漏。盡。以。士。衡。之。物。藉。船。底。而。以。已。物。蓋。其。上。及。開。船。遇。大。風。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拋。之。及。風。定。檢。驗。則。所。棄。皆。英。物。士。衡。物。在。船。底。竟。無。一。失。

昔李士衡與余英奉使高麗所得貨物甚多英恐過

毀人成功

箋註願人有失。毀人成功。其根俱起於嫉妬。然願人有失者。唯恐人之如我。毀人成功者。唯恐我之不如人。小則敗人功業。大則貽悞國家。有不受鬼神之譴責者乎。

引經禮記曰。美人之功。以求下賢。

太上感應篇圖說

毀人成功 竹夏



寇萊公澶淵之役。契丹受盟而歸。上待準加厚。一日
 王欽若毀曰。澶淵之役。準以陛下為孤注。與虜博耳。
 春秋之盟。諸侯猶耻之。陛下以為功乎。上由是待準
 寢薄。欽若後日問被鬼攝去。至夜方甦。曰。冥司責我
 毀寇準。逮我去。言畢而歎。

大上威應篇圖說

毀人成功 竹筭



岳武穆志在恢復秦檜忌其成功發十二金牌召其班師以遂和議飛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遂回京爲檜所害後檜子孫滅絕

附斷合而觀之萊公與武穆雖受毀不磨而欽若與秦檜千載遺臭人何迷而不悟耶

大上感應篇圖說

幾人成功

竹亭



秦餘千載遺臭

班師以遂和議飛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

遂回京爲檜所害後檜子孫滅絕

欽若與秦檜千載遺臭人何迷而不悟耶

岳武穆志在恢復秦檜忌其成功發十二金牌召其

危人自安

〔箋註〕君子見人之危。惟恐救拔之不暇。乃至危人以圖自安。一團私意。天理滅絕。於身安矣。於心安乎。

引經禮記曰。患難相救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

附論安身之道。豈巧詐之所能及哉。苟欲自安。莫如為善。為善最樂。古有明驗矣。

太上感應篇圖說

危人自安 竹巽



減人自益

箋註減人自益。如官吏則剝民財以充橐。富室則倍債息以肥己。以及析產不公。分財不均等類是也。史曰。滿則覆。易曰。天道惡盈。歷觀占便宜者。常失。便宜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不失於目前。必失於日後。不失於其身。必失於其子孫。疑心定氣冷眼靜觀。百無一謬也。

引經孟子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附論嘗見巨富之家。每與賣菜傭。執鞭子。爭一錢。

太上感應篇圖說

減人自益 竹 薑

而怒形於色。得毫釐而快及于心。勺粒之粟。不肯饒貧。挹注之漿。無能施餓。賣兒鬻女者。尚欲攬入低銀。變產棄屋者。亦將強與惡貨。此皆鐵作肝腸。銅為心肺者也。豈享福之具哉。

日鈔不夫。休其良。夫休其于。新。小。家。演。今。期。夫。要。空。不。夫。休。此。心。夫。休。此。不。夫。休。日。前。公。夫。休。

山。史。曰。滿。則。覆。易。曰。天。道。惡。盈。歷。觀。占。便。宜。者。常。失。便。宜。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不。失。於。目。前。必。失。於。日。後。不。失。於。其。身。必。失。於。其。子。孫。疑。心。定。氣。冷。眼。靜。觀。百。無。一。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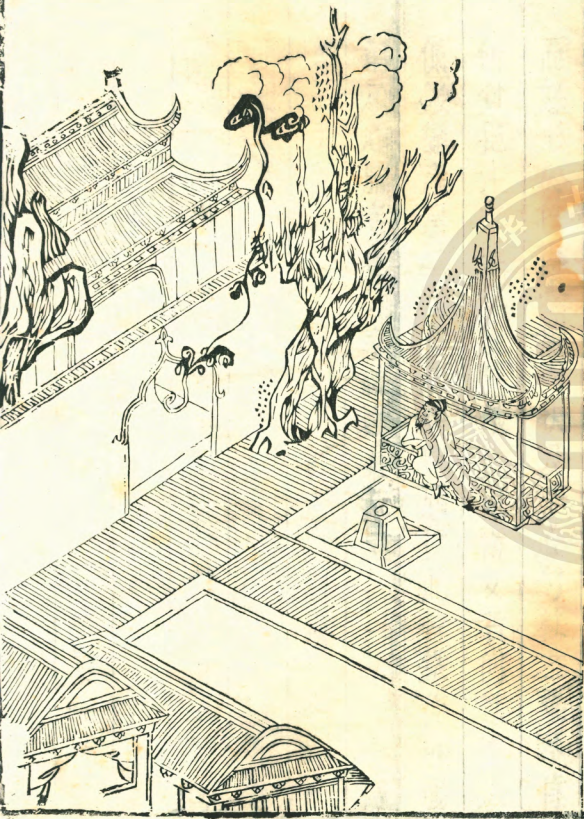
引。經。孟。子。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

減人自益

太上感應篇圖說

滅人自益

竹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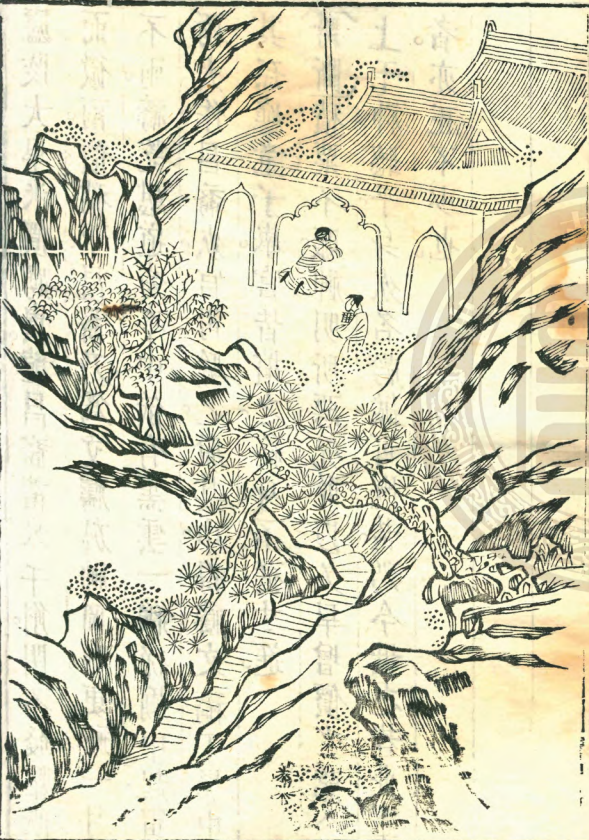
廬陵大旱米價踊貴。龍昌裔蓄米千斛。閉不發糶。既而微雨。價稍下。昌裔乃爲文禱於神岡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憇道旁亭中。俄有黑雲一線。從廟中起。雷雨大作。昌裔歎。官司驗之。脫其中。得禱文稿于髻中。其孫應童子舉。官皆擯之。終身不獲寸進。

附斷積粟不賑。神明所惡。况敢以久旱增價之惡念。上干神聽乎。身歿名虧。誠可慨哉。恐今世之若此輩者。亦正不少也。

太上感應篇圖說

減人自益

竹一第



陳祈有幼弟三人。慮其壯而均分田產。乃先取田私與厚友毛烈。止以現在產均分。然後以錢贖所當田。烈知其故。受錢畢。竟不與券。祈訟於縣。官吏受賄。據券斷田歸烈。祈飲恨。訴之東嶽。數日。祈與烈皆死。其審王前。烈惟持券爲證。王指其心曰。券何足憑。止憑此心耳。烈乃伏罪。王曰。縣官聽訟不公。已黜其官。吏受賄者。火焚削壽。祈以兄剋弟。亦減祿筭。釋回。甦後。詢吏果被焚。官竟左遷。祈未幾死。

附斷。祈欲減弟自益。而被烈劫。烈欲減祈自益。而受神誅。暗中銷筭。絲忽不爽。可懼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減人自益

竹囊

朝稽部中餘... 太上感應篇圖說... 減人自益... 竹囊... 附斷... 祈欲減弟自益... 而被烈劫... 烈欲減祈自益... 而受神誅... 暗中銷筭... 絲忽不爽... 可懼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減人自益... 竹囊... 附斷... 祈欲減弟自益... 而被烈劫... 烈欲減祈自益... 而受神誅... 暗中銷筭... 絲忽不爽... 可懼哉...

其審王前... 烈惟持券爲證... 王指其心曰... 券何足憑... 止憑此心耳... 烈乃伏罪... 王曰... 縣官聽訟不公... 已黜其官... 吏受賄者... 火焚削壽... 祈以兄剋弟... 亦減祿筭... 釋回... 甦後... 詢吏果被焚... 官竟左遷... 祈未幾死... 附斷... 祈欲減弟自益... 而被烈劫... 烈欲減祈自益... 而受神誅... 暗中銷筭... 絲忽不爽... 可懼哉... 太上感應篇圖說... 減人自益... 竹囊... 附斷... 祈欲減弟自益... 而被烈劫... 烈欲減祈自益... 而受神誅... 暗中銷筭... 絲忽不爽... 可懼哉...

以惡易好

箋註惡與好。皆指物言。以我低醜之物。易人美好之物也。物之好醜。無益於我。而欺心貪黷之人。必竭其機械。盡其巧詐。以遂其所欲。甚無謂也。昔王文正公爲相。有以玉帶獻者。曰。此帶絕好。公曰。身自負重。使人道好。不亦勞乎。呂文靖公爲相。有以古鏡求售者。曰。能照二百里。公曰。吾面不過楮子大。何用照二百里乎。孫蜃川尙書之祖。一日偶貨物。得銀二兩。公持以示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旣不可用。亦不可畱。以誤人。至東湖之濱。最深處。而投焉。杜少陵曰。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玉壺銀椀。同一飲也。同一醉也。有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鞵。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繩床木榻。與繡幔錦衾。同一寢也。黃蘗淡飯。與豹胎熊掌。同一飽也。乃必以我之惡。易人之好。得之則喜。不得則愠。皆由根氣淺薄。嗜欲攻心。從此傷人害物。將何底止乎。

引經禮記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惡易好

竹蘖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惡易好

竹翼



蘇東坡珍藏一美玉。一日章特求觀。因以燕石易玉去。東坡不覺。及至黃州。始知是石。爲章特所易也。但發一笑。後章特流歙台州。不知美玉又歸何人。附斷。大抵世間好物。原自流通。得之巧。失之必巧。坡公豈慢藏誨盜者。若特寔穿窬之流耳。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惡易好 竹葉

公豈慢藏誨盜者若特寔穿窬之流耳
附斷大抵世間好物原自流通得之巧失之必巧坡
發一笑後章特流歙台州不知美玉又歸何人
去東坡不覺及至黃州始知是石爲章特所易也
蘇東坡珍藏一美玉一日章特求觀因以燕石易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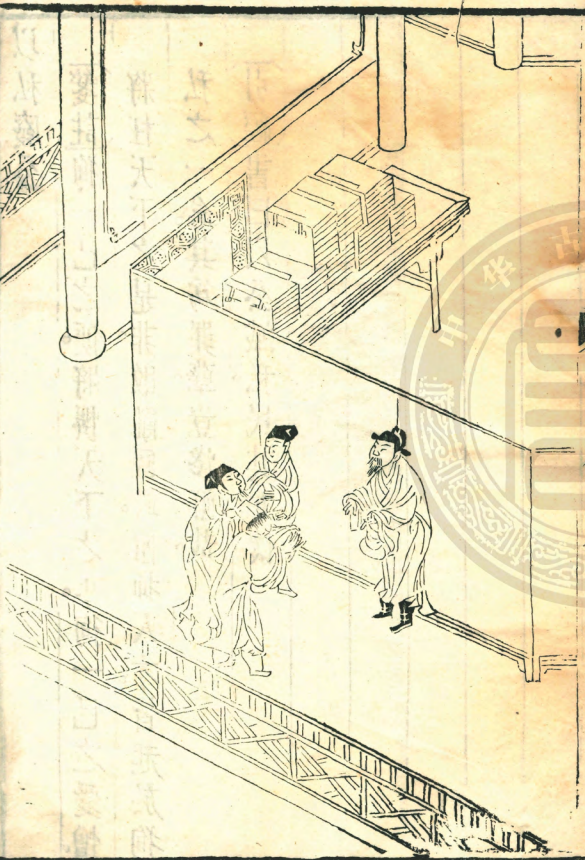
以私廢公

〔箋註〕狗一己之便。將悞天下之事。狗一己之愛憎。將枉天下之是非。敗亂國政。阻抑人才。皆起於狗私之一念。其為罪孽。豈淺鮮哉。

〔引經〕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私廢公 竹 臺



歸安仰思忠精風水六合尹林克正延入福建其姻
某氏亦欲葬父探幽階險得一地甚佳方點穴間兩
驟至遂下山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
此人爲考官賣三舉人當有陰禍若葬此地法當榮
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思忠因問克正曰昨大尹公
宦業何如曰他無所短長但聞爲考官時得賄甚多
鄉評少之思忠惕然內警托故辭歸越二三年問其
鄉人則某氏與勢家爭墳地致傷人命官司牽纏至
今未葬家業亦且凋落矣本亦也

附斷當時思忠每言及此輒嘆云人之素行不可玷
太上感應篇圖說

以私廢公

竹壘

福地不易得而冥報之說不可不信由此觀之陰地
之吉凶未有不以心地爲本者也

人限其凡以

思忠

日曲

天族

大

某

風

水

